



快雪堂集卷之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壽文

臺山頌

南大冢宰陸公今年滿七十二月朔日爲公嶽
降之辰公之從子基仁將捧一觴躬拜白下以
某年家未屬受公知最深索一言爲藉敬賦臺
山頌以獻其辭曰

峩峩臺山峙於西北如五青蓮真丹第一不數

岱華終南太乙時現化城純黃金色萬菩薩衆
圍繞出沒中有大人名曰善德佛勅任持乘師
秉拂法音如雷盲聾不識公時相從遊戲金碧
利塵沙界等一願力或天或人現順現逆興慈
運悲凡聖莫測嘉靖聖皇利見中國龍飛十年
公生南服當湖之陸種族第一少掇魏科長領
銓職赤子之愛鷹顛之擊如鏡斯懸如矢斯直
朝推清通士仰冰蘖惟公道大才復激射一節
以趨時見時惕安車屢徵以至槐棘公遊娑婆

如處淨域利衰毀譽空中鳥跡饑飡渴飲佛事
建立護佛法僧眼目腰脊如韋馱天無有休息
公佐天子余偶木石如雲與泥公書屢及欲文
溝斷青黃赫奕我不敢當公意淵塞別公至今
三閱春色問公之年已滿七袞上方用公股肱
羽翼將自留都入總庶績公顏如丹公心惟赤
其挽銀河洗天浴日願公任世自百至億爲大
城塹興大利益從子基仁捧觴壽公我頌臺山
以美形容頌聲鏗鏗如撞大鐘如泉湧地如橐

出風萬菩薩聞如空合空歡喜讚歎至於無窮
壽了凡先生七十序

今天下疇不知了凡先生哉先生窮年兀兀手
一編研討不休自青齡至皓首無他嗜好人有
問者倒囊引繩必令心開意解手足舞蹈而後
已故載酒問字者屢滿戶外則伊吾之士知有
先生先生自少留心用世凡兵戎水利安危大
計考古証今逢人則問有得則記嘗見先生掌
大簿蹄積之囊箱者無筭咨詢偶及抽檢指畫

懸河不窮故挾策請纓者趾錯庭下則經濟之
士知有先生先生於九流諸家無所不窺尤邃
於醫卽點化黃白枕中石函之祕世儒所云捕
風捉影不可希冀萬分一者而先生以爲必有
卽試之而敗不較故挾數負術者入幕頗多則
方外之士知有先生先生早習洙泗晚歸竺乾
惟是三藏顯密之旨五宗棒喝之祕一一精探
之禪觀誦持日有定課雖服官臨民百冗交集
未嘗廢也雖稻麻竹葦世所指目以爲禿民校

刺卽入未嘗忽也故巢林入廛者分坐頗衆則
淄黃之士知有先生然此猶方內耳先生嘗乘
傳佐兵事於朝鮮韜略信義爲外夷所服雖中
道罷歸其功不顯而至今故部曲猶能亶亶談
之卽海東諸夷亦知有先生所慨天下皆知有
先生而先生竟不爲天下用其仁心惠政僅試
於寶坻一邑而已顏氏之言曰夫子之道大故
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余於先生亦云今海內人士賢先生者無異辭

獨縉紳大夫間似有不齊之口先生竟以此窮
於遇儒稱定命佛語宿緣先生且柰之何哉然
能窮先生於時不能窮先生於道漢而下道術
裂而爲三先生能一之著書豎義爲後學所宗
蓋天將以萬世木鐸寄之先生故嗇其用以就
其無用之用則先生蓋不用於人而用於天疇
謂先生不大用哉先生家不富而喜施日甚行
其仁心而非以博福田利益一歲之間所捐不
下數十百石飯僧居其七而族屬親友居其三

先生曰飯僧以續佛慧命吾故急焉或謂是不當後族屬親友耶先生不知也今年先生春秋滿七十矣而十二月之十一日其懸弧之辰也余自庚午附籍先生三十餘年受教爲多余初束教未盡許竺乾氏醯雞之覆先生實發之袖中一瓣香宜爲先生祝願以天寒歲暮憚於遠棹不及手百年之觴從賓遊之末余竊自恕幸因先生族子祚熙輩遠來乞文遂叙其終始如此其張之壁以請正於四方之來者

壽鹿門先生九十序

鹿門先生生前余幾四十年所余垂齠時先生業以才名籍甚宇內卽執鞭願之比壯以翰林吉士予告始識先生於湖上時先生解大名備兵使者歸已二五六年矣先生狀貌奇偉神氣燁燁爲人撲直通敏洞見底裡喜談文藝疊疊不休余亦自喜得當先生恨相見晚已余補編修分考癸未禮闈而先生之仲子水部君國縉出余門蓋自是先生與余稱通家往來無間

矣而余因得習先生云國朝制舉名家推轂震澤毘陵而下三四公先生嗣起名與相埒實旗鼓鉛槧士然先生又工古文辭嘗曰司馬遷而下有歐陽子歐陽子而下有茅子自負蓋不細已而天下亦交口許之或謂先生善文未必善吏而先生令青陽丹徒俱有異績其在丹徒時方赤旱隣境相戒閉糴穀涌貴先生檄解之因條上救荒方略大都師朴輦遺法而通以時宜當事亟報可下所屬通行如丹徒令指境內外

所全活甚衆中丞直指疏江南有司救荒異等者以聞先生爲舉首擢郎儀制調吏部之稽勲知先生者且期其旦暮大用銓敘羣品屬貴溪相怒家宰唐公不附已而逐之并逐唐公所知者於是先生謫判廣平無何量移南車駕調精膳尋擢僉粵西憲時督府應公櫛實知先生檄署府江道府江在萬山中與猺獞隣間出劫略橫甚至賊陽朔令督府方議大征屬先生兵事先生持不可曰兵南夷莫善雕勦大征爲下雕

勦者師倏出入剪止渠魁而敵不驚如雕之搏
兔然大征必多用師師不時集賊易爲備且燎
原之火玉石難分多殺以冒功賞仁者不爲爲
擘畫利害甚悉應公悟惟先生所爲受事三月
而成功先生敘升二級於是先生又以善兵聞
矣已先生移節大名爲備兵副使奉新例提兵
若干阨倒馬關備虜虜憚先生威名迄無敢犯
者然先生爲人坦直終不能事權貴人竟以此
蹶其在留都也執政之私人某者啗先生以事

而構之執政銜先生次骨授意按臣某時先生
離粵西且二歲以微文法論罷掩功爲罪公論
惜之而先生意自如先生文章足以炳天壤高
不朽子若孫俱賢且才足以嗣竹箭振家聲優
游林泉幾五十年而未艾所得顧不多歟先生
春秋今且九十雙眸炯炯能辨蠅頭細書對客
奕爭勝累十數局不告休余近歲候先生於璉
水晨卧未興而先生憑小奚肩視客者再先生
精力強固卽不減壯夫寧論壽已先生弧辰在

七月而水部君以使事暫依子舍乃涓吉春仲
率子姓兄弟稱觴焉豫嘉事禮也諸壽先生者
或稱先生厚德長才小試而大獲其有餘者在
先生宜壽或又稱先生晚而重聽神明之官僅
後其一又時從方外異人授長生之訣宜壽余
曰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者天以壽報之
且福其子孫先生丹徒荒政所全活何止千萬
計粵右挽大征爲雕勦視多殺冒功所全活又
何止千萬計此宜先生百齡不衰而子若孫綿
綿代興也余竊謂造物者厚先生在此不在彼
廼序次其言以質於先生先生幸教之

壽開府劉公四十序

我皇上神明英斷總攬威福遠方民瘼及廷臣
材品如燭照數計不失尺寸故事廷推卿佐及
督撫以上主爵者採公論疏二人名以請上所
點用多屬首名二三年來率正陪雜點以示不
測先是吳浙之民譟而訐攻大家吳興尤甚延
禍儒臣有司不能誰何匹婦之寃上聞皇上赫

然盛怒逮治直指使者而中丞王公亦坐免歸
於是撫浙稱至難矣而劉公以奉常貳負器望
最著廷推公爲副上特簡用公公先郎主爵持
衡不阿諸中人多公鄉曲請托不至門庭如水
有廉直聲先後主爵者俱受謫逐去公獨完且
漸履崇臚故公望實隆茂有以致之而吾浙尤
喜得公士大夫曰劉公來吾族屬安矣小民曰
劉公來吾生矣郡邑賢有司曰劉公來吾可以
行吾志而無中搖矣下車之日物情欣欣如旱

初雨如涔初霽又如游子久客還鄉乍見父母
蓋公未嘗行一事布一令而已然况自今而後
天子或假公歲月未遂奪公以北令公得展其
意之所欲爲將吏必賢兵食必裕方今倭夷效
款海波安瀾萬萬不足勤上慮卽如一旦有事
公在浙屹如萬里長城縛名王築京觀可倚而
俟寧足憂哉公受事未踰月親御輅車巡行海
徼往返幾二千里甲仗閒整旗幟精明沿海大
小文武吏荷戈綰銅之倫瞻公德儀服公教令

咸洗心滌慮踴躍以待折衝莫敢不肅故事防
海將領獲一倭船及首虜一級以上功賞如格
主者希功賞不已而夷人貿易者俱挾兵仗自
衛不加詰問卽非真倭輒執銘之無幸免者以
爲常於是溫州獲一夷船生禽且三十人致之
公公先閉譯者他室令譯其語琉球人也公曰
焉有非真倭而可以冒功賞欺朝廷耶命亟審
且爲之地公真仁者不忍于無罪之夷而況于
吾民况於吾民中稱士類者耶彼陽示風力收
搏擊名真非長者是不一輩而民風日刁日薄
將至大壞卽如吾浙非公來亟宣上德意奠而
緝之狂瀾不終倒耶余是以知公之有造于吾
浙者最深且大而頌皇上之明不休也公弱冠
登仕未四十至開府公之兄復齋先生詞館宿
望旦暮爰立兄弟鼎貴而兩尊人尚無恙父柱
峯先生以河南憲僉勇退逍遙林下餘三十年
耳聰目明壽祺未艾去冬復齋先生三品滿考
加恩兩尊人而公開府新簡亦同此時綸寶在

堂金緋交戶一時父子兄弟可謂極人間之榮矣人稱王峯先生孝友恭謹以此教於家公兄弟最似之鄉閭式服擬於漢萬石君余以詞林末屬事復齋先生久良然茲又以休沐之便幸望公于祭戟之下氣莊而語和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蓋源遠則流長劉氏福澤與公之勲伐詎可量哉是月之初十日爲公四十岳降之辰鄉大夫某公而下將以一觴祝公而屬某爲之辭遂敘次其說如此公幸進而教之

壽于見素先生六十序

見素先生余門人比部郎中甫之父也先生同生四人兩登進士爲美官先生最長屢上春官不得志數矣鬱鬱不得志而中甫之出余門年始弱冠耳挹披注茲故有之耶中甫雖少年然性峭直不受汶汶於是非可不一無所借而先生素以長厚聞宜以爲憂余每遺中甫書令少利鋒穎勿爲忤時以憂尊大人戒諭頗至而中甫如勿聞也者余竊疑之先生故善余後以中

快雪堂集 卷之六
甫故善余益至然余實未能窺先生之志也會
中甫移疾歸余以庚寅冬扁舟訪先生父子留
連數日脩聞先生議論而因事先生之志蓋先
生辨別君子小人界限甚明而語甚快嘗耳語
余曰某人也余甚厚期之意其敗至此某人也
余故疑之兒輩不語言竟何如若先生者豈徒
以長厚善世而中無決擇者哉黃河萬里始於
崑崙有先生故宜有中甫也當今泰道將升君
子漸用賢如中甫卽當羽儀清時爲吾道光先

生之志不得自伸於世伸之子已今年二月某
日爲先生六十縣弧之辰中甫且率其弟若子
姓以次而觴先生惟時春物漸熙和風拂席接
膝簪紱觸目琳瑯先生怡然於上顧不樂歎時
余方有桐川之役不能如期綴賀客之末敢因
丁生長孺之行附至斯言以代束帛云尔

壽廉石先生八十小序

廉石先生雲間陳仲淳之父仲淳爲諸生時余
嘗識婁水相公坐上見其文藻橫溢氣韻冲淡

業以異之後乃聞其棄諸生而養父父亦瀟然
安其養此豈流俗父子哉夫人情趨榮不減蛾
之赴燭苦力不足耳孰有盛年妙才名滿天下
而蟬蛻聲華望陰息影者卽不可得之於仕宦
况經生耶或其身之可勉耳而又使其親之安
之無幾微見於顏面屢空宴如吾是以知爲仲
淳固難爲之父者尤難也余與仲淳別久矣已
亥夏四月之廿有三日泊舟長蕩菰蘆中與包
襲明相值過余啜廟後新岍歡然移日襲明最

善仲淳言蕪石先生以此月四日春秋八十而
仲淳稱觴期乃在又月取增益申重之義子旣
知仲淳旣惠之一言立趣屬筆乃屏紛雜以數
語授之倉卒無思不足當仲淳父子一笑也

奉祝柱峯翁劉老先榮壽八袞序

今開府任丘劉公用齋蒞吾浙凡六年所喫咻
振刷恩威並用將吏宣力士民欣戴盜賊衰息
海波宴如天子嘉公績晉副都御史撫浙如故
又二年所而公日夜念其兩尊人不休亟思引

快雪堂集 卷之六
歸承歡膝下有如饑渴至屢勤請告天子不許
主爵者以公勞績久著當入爲卿貳廷推至再
而明旨不下惟時鑛稅諸役興使者旁午我東
南民力幾至大困賴公調停鎮攝以有一日之
安我東南不可一日少公而天子亦委公以浙
欲盡其用不驟召公意蓋兩相成已公之尊人
爲柱峯先生起家進士僉中州臬以歸與其配
章淑人偕老無恙明年辛丑且竝躋八十正月
上日爲先生懸弧之辰於是公心益怦怦動而

公之兄掌詹復齋先生久於三品至九載考績
亦詞林故事所無復齋先生之念歸而奉兩尊
人歡不減公也而俱不得然余聞之公家距京
師數日程兩尊人或間歲一乘安車就復齋先
生養於邸舍視公六年違養誠大苦矣於時侍
御靈壽馬公宛陵葉公俱以繡衣持斧使者在
浙於公有協恭之誼悉公之苦時時慰解公且
念通家世契當遙奉一觴於柱峯先生前手疏
徵余言以薦余幸以詞林後進事復齋先生而

部民事公已久又重以兩公之命卽不足爲先生後其何敢辭竊嘗受公所貺瀛海長春錄而卒業焉海內名縉紳洎能言之士所撰述序頌歌謠長篇短章煥雲霞而中金石至巨麗已時先生初滿七十今進而八十諸君子如掾猶在當復有所論著小巫見大巫神氣俱索寧不愧死且所稱引如岡陵松竹靈椿蟠桃之屬語腐而厭聽事詭而拂經余無當焉余竊謂先生自令新建郎度支僉中州臬所在俱有聲績竟以

伉直忤時歸優游林下踰三十年位不副望名不賓實人共惜先生之用未竟而造物者陰以兩嗣公之大用報之退乾西北退坤西南而六子用事六子之用非乾坤之用乎今復齋先生業以詞林耆碩日暮大拜酌調元氣以壽天下而公在江南著保釐之績民無天扎物無疵癘置我江南于壽域以其壽江南壽天下者還而壽兩尊人和順萃於一門而吉祥并於一氏以此稱觴不已侈與然先生所以自壽者又有在

也余聞先生進不欣欣退不戚戚在官則勤其事在鄉則美其俗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約取嗇受以全天和靜而不喧通而不流天損人益俱所不受而章淑人稱竝德此其于壽寧侯熊經烏申吐納存想而後得哉卽由此進而九十進而百齡而兩嗣公同享大年戲綵膝下孫枝繩繩庭階爛然蓋可倚而俟哉今說者徒以復齋先生洎公同在顯位而及奉八十老親爲先生父子兄弟艷淺矣淺矣遂敘次其說以復馬公葉公而進觴於先生

壽齊王孫虹津先生五十序

自昔三五親賢並用內藉夾輔外資藩屏盛矣晚近雖禁防之密而朱虛東牟之勛伐向歆父子之文章亦自珞琅寰寓不可磨滅嘗閱趙宋賢書宗姓登名者不下十二當其時亦大得宗賢之用矣夫立賢無方殷代芳躅誠不可以天潢抑庶姓何至使睦族聯宗之誼與遴賢拔俊之明互奪並妨如今日之於宗藩者可嘆也方

今宗藩遍宇內自親郡王將軍中尉而下率安坐食祿無所事事其間豈乏上才至忠俱以例禁錮不得效一割之用徒老聖世賢者惟有讀書樂善自娛適耳余在南都所聞齊王孫虹津公者誼至高持已端事親孝居父喪哀毀如禮母夫人病齋戒露禱願以身代湯藥糜飲躬調以進不解帶者浹月祖姑孀居迎養於家二十一年既卒喪葬備禮隆事諸父嗷嗷庭階撫二幼弟延師課教爲營婚聘娶婦稍植業乃令析居

二弟德公事之如父其內行淳備如此公爲人倜儻好義樂親士大夫及下白屋族里單寒者以急接公無不倒囊力濟全活頗衆而不言德自處淡如所居虹橋卽先朝賜地累世堂構在焉公闢地爲園藝花種竹築一室坐卧其中觀時鳥變聲游鱗撥刺以爲欣樂客至則洗爵割鮮絲竹雜奏卜夜徵歡或至達旦以故得好客名若公者所稱讀書樂善自娛適者非耶使公生於前代以彼其才必至柄用典兵治郡勛猷

炳然又焉得今日之樂而樂之公之始祖爲高
皇帝七皇子其冊若曰小子某受茲青社王爾
于齊惟是淄青竝海爾實賦之以藩衛帝室敬
之哉後雖不能保其封爵以沒而得以樂土貽
子孫至于今耕田鑿井與六代遺民沐浴清化
則先世之式穀亦遠矣哉然則公之享有今日
之樂未爲不幸特爲國家長計則不如解除禁
網使宗室之英比于白屋釋其樂以憂國家之
憂比隆三五將在于茲而未敢必也於時虹津

公春秋五十矣是月十有九日爲公縣弧之辰
公之次胤尚忠介余友程方平謁請一言藉手
祝公壽余觀尚忠恂恂儒雅言動不苟秀眉隆
準不愧高帝子孫此足徵公家教又嘉尚忠不
遠求神芝靈桃西王母之絳靈以爲親壽而有
當于無用之文則其氣品又似有加于儕偶者
乃諏公平生爲拈讀書樂善自娛適之旨以請
正于公公年始五十由此至百年甫半公之樂
善自娛尚未有艾卽自古英奇遇合之士以勛

名終克享園亭賓客之樂者屈指無幾而悔吝者皆是以公較之孰得孰失公當自辨之矣

壽淮府儀賓心源呂季公八十序

語溪蓋有三呂先生云長太僕丞養心公次泰與令雅山公而心源公其季尚南城郡主稱儀賓于淮府已乃奉例辭祿歸太僕泰與兩公俱慷慨任俠敦交道海內人士過語溪者歸之如流水而季公以謹厚頽然其間三呂先生之名由此起太僕公幼女字余次兒鷓雛時太僕公

已七十餘尋捐館舍又十餘年始克成禮余竟未獲躬事太僕公而泰與與季公則時時共杯酒接殷勤之歡無何泰與公亦化爲異物有芳園草木無色又十餘年獨季公歸然爲魯靈光耳余每見季公未嘗不嘆想太僕泰與兩公之風烈若存而羨季公之壽康也季公以明歲滿八十而親戚朋舊之情欲舉大慶于今歲豫吉事禮也於是三月廿有七日爲季公縣弧之辰吾兒鷓雛且率其婦稱觴焉而問所以壽季公

于余余曰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靜者難毀一
剛一柔而柔者常存人之道一巧一拙而拙者
寡弊二呂先生俱盛德懿行爲語溪鄉士冠冕
而以其人品心術微細揣量則季公近靜近柔
近拙老聃致慨於舌存莊生發嘆於散木良有
以也且微獨壽筭卽以其子嗣之有無多寡難
易之間計之季公之遇過其二兄遠矣季公長
器文學君明三禮積學待舉旦暮翻飛而其仲
嗣泰興公孫枝竝茂此故南城王樛木葛藟之
化有以致之而季公刑家昌胤詒厥有自又安
可誣哉今季公年垂八十視履神明不衰應酬
揖讓于儂价之間不減壯夫余知季公之年當
度百歲未艾因錄靜柔拙三語授鵠兒張之壁
以正於季公季公悵然相肯否

壽大司禮三河東瀛孫公六十序

三河孫公之以織造臨江南也蓋前後十餘年
所矣公藉先帝舊勞侍今上潛邸比龍飛以高
資晉司禮貴在日月之際旦夕柄用稱第一人

仰贊機務此其勢何能久外而江南人安公卽
旦夕有不能捨公者廼公亦遂安江南竟忘乎
內之需已切而外之不可以久也孳孳奉職且
好行其德不休比歲江以南大水油油禾黍盡
爲波臣之祿民饑死者相望而杭城尤甚公具
疏言狀上爲動容至允撫臣按臣之請不吝蠲
租發粟予元元旦夕之命公實啟之功最大而
公意未已也饑者粥之病者藥之死者槥之不
及槥者埋之凡可以助有司之不給而廣部使

者之仁政無不勸爲之如谷出風如海吞流無
有疲厭謔公所謂仁者非耶不寧惟是凡杭之
琳宮勝刹如靈隱淨慈已下仁祠舊跡如岳廟
孤山堤已下朝尚瓦礫莫而鼎新矣莫尚草萊
朝而金碧矣耳目所經心思所及廢者舉頽者
葺錙銖之俸不以自私而亦未嘗有德色于山
川之靈蓋公之好施謙讓不伐類如此今年五
月之某日爲公六十縣弧之辰大方伯吳公傳
公按察使蔡公欲舉一觴祝公而徵言于不佞

快雪堂集 卷之六
三
豈以不佞嘗承乏載筆今雖跼伏中林或能修
舊業以揚公盛美乎謝未能也雖然公之所以
德此一方民與此一方民之所以德公而歌呼
稱頌願公之壽千百而未已者則孰聞之矣况
三大夫授之簡而敢嘿嘿乎竊計君子之壽公
與小人異而人之壽公與公之自壽又異小人
見目前易爲德耳曰公實好我吾儕小人飲食
必祝願公嘗居此美哉湖山足以娛公舉觴觴
公願公無捨我去君子則否曰公賢者宜輔大

政織造一職江南一方何足以煩公况公年已
六十春秋高矣上卽及時用公豈可謂早耶舉
觴觴公願公健七加飡俟之而已人之壽公者
不出前二種至公之自壽則不然上恩無涯吾
力有限吾頂踵皆上所陶鑄上卽不我棄內外
惟命况有形必盡卽千萬年無恙而猶夫蚩蚩
之生何以壽爲然則聖賢之所謂壽者蓋有道
焉而公知之矣是公之所以自壽者也敢因三
大夫以請正於公公其以爲然乎否

大正壽勅使東瀛孫公榮壽七表序

昔觀史天宮有大悲菩薩過去世時已親近十方微塵數諸佛諸漏已盡得無生忍洞觀十方國土衆生猶如掌中觀菴摩羅果悉知悉見拔苦與樂誓願無盡與虛空等應身無數有如月輪影現世間於是菩薩應身之一在支那國東海中有仙嶼焉名曰瀛洲與蓬萊方丈寶相映帶黃金爲堂白玉爲階諸莊嚴具悉是七寶其地常春不寒不熱其人常壽不饑不老琪樹珍

禽在在充滿飛行坐卧游戲自在此仙人者雖處仙樂常在禪定猶如蓮華不著水際羣仙所宗推之爲長此仙人者復有應身之一在東震旦生於幽燕長于宮掖厥職司禮絲綸所出厥號東瀛居士以宿願力雖處王宮不染榮貴以大方便救濟衆苦成就功德猶如虛空無有疲厭震旦國中東南海際有地曰杭曰蘇及常湖等七郡實爲樂土山川秀美財賦所聚琳宮佛宇充滿其中公于此地有大因緣今上萬曆飛

龍之初公奉勅督理織造始來江南又數年天子思公召還無何復念織造事重而善厥職竟無有如公者於是公再奉勅行公視江南如家視七郡之民如赤子視七郡大小吏如兄弟手足視七郡錢穀如身膏血樽節愛養無所不至令足辦上供而止而又以其暇日登眺湖山斥其餘俸點綴佳勝琳宮佛宇金碧一新所在僧徒瞻依彌切蓋不減給孤抵夜矣二三年間上念財用艱難思闢天地之藏廣市舶之稅中使之出歲不下十人而吾浙二焉微公苦心蒿目與當事諸大吏委曲調停將肘腋之變叵測安得宴然食土之毛耶而三吳稅務上卽以煩公公經畫便宜與民休息三吳之間不知有稅務今荆楚齊魯未免騷然至勤當宁憂念而後知江南之民之幸也蓋江南之民無日不祝公願公益筭至于千萬而常娛樂于江南江南之僧徒佛民亦無日不祝公願公益筭至于千萬而常獲大法江南之縉紳先生亦無日不祝公願

公益筭至于千萬而常得同事以共分天子之
憂然則公壽寧有窮耶真實居士曰公宿因深
厚願力廣大卽此土一應身中利益有情無窮
無盡而緣在江南水清月現一隅之事耳至公
仙嶼之身天宮之身所謂不動道場與刹那際
而遍歷河沙刹土大作佛事此其勝利海墨書
而不盡豈一隅之智所能測識耶於是莫不驚
怖其言猶河漢無極而德園居士緯真道人獨
信之以爲真實語命次其言爲序附以詩歌而

觴公焉

壽沈志堂尊太翁六十序

人之所期於世而囂然與造物爭者三富貴壽
考子孫貧則期富富而不免于賤則又期貴富
矣貴矣而或奪于筭不延于子若孫卽富貴何
爲故又期于壽考子孫期而得則樂期而失則
憂兼期而兼得則樂兼期而不兼得則憂無論
不兼得或盡失之則又大憂然是數者得之數
常十一失之數常十九至于兼得則千萬人中

或有一焉則樂者常少而憂者常多其樂而不能兼者則樂之日常少而憂之日又常多舉世後後焉如是而已矣卽千萬年以生亦所謂天之戮民况不及百年耶余嘗以此評天下而知真能壽之難也吾聖人不云乎貧而樂富而好禮夫貧而樂則其樂不在聲色玉帛可知富而好禮則勢利濃郁必其所不好以此示子孫子孫必賢以此享壽考則爲仁者而不爲得失憂樂所纏縛如此人者逍遙于一世而其中曠然無所期富貴不爲幸貧賤無不可此所謂真能壽者歟而長溪沈翁志堂先生其人也先生余年家父行而余仲女實婦先生之諸孫鳳以年以親契莫加焉今年先生春秋六十矣而仲冬之廿有六日其縣弧之辰也鳳且乞余言藉手百年之觴爲先生祝余事先生幾三十年所知先生特深先生承父兄之緒享素封之業讀書好古不聞門外事有子而才幾奮飛者再矣而奪于意外人咸爲先生不平而先生怡然自若

是非以不兼致憾于造物而與之爭者蓋樂且好禮之說先生固早聞于父若兄而服習之者素矣其真能自壽而超于常情得失憂樂之外者歟先生之壽自今進之七十八十而躋百年無難人定勝天先生之子若孫終當聯翩霄漢稱觴膝下無已而鳳與焉余也岡陵竹柏之頌自今日始矣敬序次其語屬鳳張諸先生之壁壽表姨夫唐君致和五十序

余自壬申歲納繼室于杭至今二十餘年蓋居

杭者十之六七以故於杭之姻戚最爲欵狎杭俗習繁華悅親戚往來之禮甚薄而可繼相見歡然余之安于杭豈徒以湖山哉余婦中表董氏爲盛董氏姑姊妹如干人而余婦所最善者無如適唐氏姨姨年稍長余婦姊事之不減同氣其未適唐氏前每相過必留止同寢相對飲食治女紅或至半月十日以爲常歡娛憂戚此兩人無不互知之余婦在長安邸中與姨相隔絕者歷歲而始聞其歸唐所天仲氏名致和會

余請告歸此兩人復相見歡好如初而余因得從仲氏游處仲氏善余蓋不減姨之善余婦也而姨每過余婦仲氏必趣之亟歸無已則一宿而止不能同寢食無間如昔年矣仲氏享素封而爲人質朴義豐貌古與之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里族稱其篤行前室所生子事母各煦煦溫謹不異親出所娶婦事姑亦如之一門之內和氣藹然余婦每過唐氏歸必讚賞彌日固姨之慈令有以致之而仲氏之能裊身刑家可以想見余甚重之於是仲氏始滿五十而新正之三日爲其縣弧之辰余方守官南都不能從親黨後捧百年之觴爲仲氏祝此中所有惟鍾山雲氣與大江之波濤差爲巨麗又不堪似人餘物則仲氏所有其何以壽仲氏乃就婦謀之婦曰仲氏夫婦所最欲得者子之一言今時至矣子何不早命墨卿而濡忍爲余歎仲氏夫婦家溫子孝善積慶餘其福履蓋未有艾今始五十年耳後五十年唐氏子孫必且纍纍金紫稱杭

之衣冠名族而仲氏與姨伉儷無恙坐而享之
余夫婦庶或見焉豈不有厚幸哉請張余言以
俟之

壽敖封翁年伯八十序

蓋敖翁有子曰檢討君與不佞禎同舉萬曆丁
丑進士試禮部政俱受詔讀書翰林無何不佞
禎予告歸而檢討君方以文學高等備法從直
史館又三年而不佞禎始出從檢討君游也檢
討君既服官於朝而敖翁亦以上恩被一命干

鄉稱敖封君矣檢討君性真素邃名理卽一時
謔浪語若轉丸析薪莫可致詰而獨不佞禎或
時出偏師攻之各以堅白鳴勿下也檢討君於
其鄉先輩最重新建鄧公服其議論每謂不佞
禎曰吾自見鄧公而始知有性命之學鄧公實
教我吾每思鄧公則媿幾欲汗下吾見天下人
不能多顧師則若人友或吾子矣不佞禎汗漫
無當且虞以大瓠受唾于世而檢討君獨不我
鄙引爲臭味卽不佞禎且欣欣于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而自解于世人則徼寵檢討君矣且也性命何物夫蓋謂之天輿謂之地燭謂之日月形者形色者色生且歿于大塊間者謂之萬物而人在其中各自私其生而自遂其好不歸利厚則歸名高汨汨百年息肩坏土如是止矣驟而語性命誰爲聽之而檢討君獨能甘無味聽無聲屈舉世自私自遂之習而求之性命勤勤焉且擇師若友而通其學此其人視以六尺爲桎梏百年爲蒿矢而終不悟者賢不肖何如哉於是不佞禎與檢討君相昕夕者且滿歲會夏四月天子修故事冊封宗藩擇文學侍從之臣持節以往而檢討君次當行得楚之岷藩行有日矣乃過不佞禎而言別且請曰某有父年七十八矣某幸竣使事當得請假卧里中又二年家大人滿八袞且稱觴焉惟吾子知某實深願乞一言之惠以藉手於是不佞禎曰而翁卽吾翁况吾子有命敢以不文辭夫人子之身親所出也故身貴親顯身賤親晦今吾子之貴幸

而及親卽海內薦紳大夫與吾子錯趾于朝者莫不知有封翁榮名不踰而走况封翁通德獨行爲鄉閭所稱卽大布脫粟有以自貴培根澹源以有吾子吾子今者厭承明懷故土錦衣持節而就子舍衣斑爛拜舞膝前手一觴敬問尊大人無恙可不謂極榮上願哉吾子勉之矣于是檢討君起而謝曰以某得幸于吾子吾子旣之一言以壽老親而不出世俗人之口吻卽烏覩相知深哉某也不敢聞教願吾子之進之也

不佞禎笑曰吾何言哉吾何言哉夫世之善祝者至詩人止矣乃所謂竹苞松茂日升月恒如岡如陵云云者皆形容之語咫尺之辭率未有蹈乎大方得其實際者吾子誠不欲以世俗之壽壽其親則一觴爲贅吾且爲吾子進之夫富貴何之乎百年已耳榮名何之乎千秋萬歲已耳吾子試反而求之靈明不壞之心亦何始何終乎夫靈明不壞之心真心也悟之則賢證之則聖已爲聖賢且成其親爲聖賢之父如尼山

之于鄴大夫豈不善哉吾子清機深器而此其歸且得朝夕請益鄧公即切磋究之大悟不難吾子勉之矣于是檢討君蹶然起曰某不敏願奉吾子之教遂錄其說授檢討君以為封翁壽壽廿年伯封公六十序

先生有子曰甘子開與不佞同讀中祕書相得驩甚不佞齒視子開稍長子開才致非不佞所敢望計子開必留為文學侍從之臣無疑會時宰奪情事起子開及沈君典二三輩非之至慷

慨流涕子開疏且具屬鄒爾瞻疏先入以後事托子開子開乃止而周旋爾瞻之事微天幸爾瞻得不死而其事遂徹于時宰已君典不佞相繼請告子開亦出為御史為御史朞年遷福建按察司僉事以病乞歸歸再歲時宰死公論白爾瞻自戎伍超拜諫官而海內自此有甘子開矣又數年子開用薦起補吾浙之按察僉事時不佞以先人艱居里甫復除而子開至至數月始相見西湖之上計別子開時為己卯春迄今

已八改歲不佞兩鬢如雪者半子開髭鬚視昔
稍多神明瀟灑不減而其氣則益堅且沈矣各
相慰藉久之因起問太公無恙子開因請曰不
肖之得從吾子遊且有今日之見家尊人之教
也家尊人明歲滿六十而不肖卑棲海東不能
躬一觴爲壽願徼寵吾子之一言矣不佞于子
開誼良厚而翁吾翁安得以不文辭蓋先生父
曰惠州守晚而得先生先生少慧七歲能通周
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大義比長聞致良
知之說于鄒文莊漸有悟入爲諸生甚有聲而
試于鄉三輒不售惠州以清白遺先生而同祖
子姓有二豎者僞爲券爭先世遺產有司燭其
詐且加之法先生頓首請二豎誠詐然甚貧願
稍捐資助之有司賢其言二豎亦愧悔罷訟會
御兒者爲二豎之家所構殺人謂先生且乘此
報復先生嘆曰吾御兒實自經也命具畚鍤自
瘞之人以此益多先生稱先生長者其他篤行
大都稱是蓋有子開故宜有先生也先生雖服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國章瀟然布素晚營菟裘左圖右書雜植花卉
歲不一二出生平尤好兩司馬文李杜詩意所
甚適輒手錄之至所撰詠自出新意不襲古人
所謂修詞立誠者耶先生之配歐陽孺人早卒
遂不再娶曰吾不忍負逝者而困兩兒先生以
獻歲仲春滿六十而其所生母林亦八十有三
白頭母子爲庭帷之瑞而子開嚮用方始由此
歷光要光竹素以廣先生之教而爲先生榮先
生且賦抑之詩而爲子開終一觴也

卷終

快雪堂集卷之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壽序

壽鄒母羅太夫人六十序

夫鄒君之得歸而奉太夫人稱觴也豈可謂
非天哉方鄒君伏

闕時豈斲有太夫人卽太夫人豈斲有鄒君迺
今則太夫人有鄒君鄒君有太夫人矣夫太
夫人不斲有鄒君而今有鄒君鄒君不斲有

太夫人而今有太夫人是天以鄒君太夫人
交相賜也故曰天也甘應溥云鄒君弱冠而
舉於鄉未及計偕而慈父見背以太夫人教
有今日太夫人可謂有子矣而鄒君可謂能
子矣予聞之記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也故禮孝子不服闇不登危在醜不
爭不許友以死蓋其慎也而曾參啓手則幸
之子春傷足則憂之至今以爲美譚迺鄒君
出萬死不顧一生而重爲太夫人憂夫乃與
之言也左乎是不然言固各有當也夫不曰
戰陣無勇事君不忠非孝乎故李令伯不可
謂不孝也而僞朝一言學者至今羞稱之言
固各有當也夫何足以病鄒君卽如依回突
梯以叨升斗甚而效鳴吠之伎逞搏擊之能
以當重人而染指卿相烜赫矣而更佐之以
喬松之術俾千萬年無歿而嘗奉其親烏覩
能子父母而子若子亦烏覩有子迺所云身
體髮膚豈徒塊然者耶必有所以君之莊生

所謂君形者是已故叔山申屠之屬兀者也而魯尼鄭僑無難北面禮之則有尊足者存也尊足者存卽弗毀傷矣故世之人以塊然者奉親而鄒君以尊足者奉親其爲毀傷與否何啻霄淵隔耶比如

上意且不測而鄒君者從逢干之屬遊于地下不害能子而于太夫人亦不害有子也矧天實相之而鄒君者不干地下而于成不從逢干之屬而從太夫人稱觴耶亭干是爲太夫人幸又爲鄒君幸而嘆

聖恩之無涯也或曰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事迺鄒君卽忠無乃以常人而議非常之人以常事而律非常之事乎是大不然夫殷辛獨夫耳牧野之役太公實佐之豈不稱應天順人哉而伯夷有叩馬之諫比迹伊尹廢賀立宣霍將軍之忠固揭日月也而嚴延年有大不道之說而自當時至于今皆未嘗非之予謂

主上神聖其無難屈綱常之說以留輔臣或果
爲社稷計耶而諸君子相繼批鱗以伸綱常
之說卽無論能諒輔臣之心與否而亦不可
謂非爲社稷計也萬世之下或亦不能非之
也諸君子抗疏者吳趙二太史艾沈二比
部四君子方同日受杖而鄒君疏上越二日
受杖又半月而留都朱御史張中丞疏至凡
七人其言或婉或直得罪或輕或重於是鄒
君且行戍會太夫人壽六十謀所以壽之而
因甘應溥曾于健以請曰非子誰敢爲罪人
申一言余故不得辭也遂著太夫人有子及
鄒君能子狀而漫記時事於後云

壽鄒母羅太夫人八十序

羅太夫人者余同年吉安鄒爾瞻之母也丁丑
九月江陵相奪情事起諸言者方受杖闕下爾
瞻疏繼入分必死已受杖遣戍視沈艾二比部
幸不死其年某月日太夫人始滿六十謀所以
稱觴者乃因曾于健甘子開索余文以去又數

年江陵相諸專恣不法狀漸聞于上會其病死
不及行天誅乃下詔悉召還諸言事被譴者而
盡反其行事於是爾瞻至京拜吏科給事中天
下莫不誦上神聖如日月暫晦而後明置爾瞻
諫垣樂聞諫諍而爾瞻言論風采尤爲天下所
拭目謂旦暮大用佐致太平俛仰間已居久之
爾瞻後以屢犯忌諱忤上意謫南刑部照磨入
郎吏部復不得留再調南刑部是時諸同時召
還者或在朝或去且死咸至大官宴然九列獨
爾瞻一人爲郎自若海內薦紳大夫咸爲爾瞻
嘆惜不平而新進少年以氣節自喜者爭附離
爾瞻爲名高曰爾瞻不用時宰意也時宰實憚
爾瞻剛直婁倡儻論不便已會爾瞻言事觸忌
遂爲蜚語聞上上怒甚幾陷不測爾瞻旣謫南
京上疏爾瞻等姓名于屏風示不復用其事祕
或然或未未可知卽有之彼樹讞者亦巧且嶮
哉爾瞻方在南余適賜環少司成幸與爾瞻共
事數月熟察爾瞻氣益平學益粹無幾微不平

悞喪之色獨念太夫人春秋高未沾一命無論而尚未抱孫誠得一丈夫子爲太夫人娛雖布衣沒齒可也余因扣太夫人氣力何似日食飲幾何爾瞻爲余具言之知太夫人尚健七箸日操作親米鹽如壯盛時此其壽祺尚未有艾竊爲爾瞻喜已爾瞻以爲郎滿三年當赴部考績先奉太夫人歸豫章遂以病請有司題覆不報於是爾瞻得依子舍日奉太夫人歡又五年所矣自爾瞻南徙及請告至今諸大臣省臺及散

曹敢言者凡言起廢必先爾瞻先後不下數十章輒寢不報或得嚴旨銓曹推用亦不下十餘疏或不報或間用副者豈疏名屏風之說果真耶抑聖意一定十餘年猶未解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虧損日月阻抑善良使泰道幾成而復斲楚詞傷心於謠詠小雅發憤於投畀良有以也方今時事艱危主上東顧拊髀賢豪如爾瞻者宜備禁中頗牧有如上一日悔悟下詔首徵爾瞻待以不次之擢拔茅連茹必能補裨缺失

增輝泰清此自社稷之福爾瞻於何有余蓋與
海內薦紳日顛顛俟焉今歲丁酉某月日太夫
人春秋滿八十豫章諸君子謀稱觴者復徵文
於余余念與爾瞻二十年石交此二十年中烟
雲變化何所不有而余得傲寵于爾瞻兩以敝
帚爲太夫人役豈不幸甚遙計爾瞻稱觴之日
太夫人必曰老婦念二十年前事不覺心悸豈
虞子母相保有今日之安恬也哉受觴而喜可
知已

壽山福海圖贊

此圖吳人陳白陽所寫丁亥八月余滿四袞海
鹽朱茂才良叔致此爲壽以其名筆頗加珍惜
去秋八月年母陳太夫人七十轉以壽之且爲
之頌曰

巍巍仙山齊州之東大海環之萬流所宗山非
頑石惟金剛聚水非鹽流琉璃之地世眼不見
天人遊戲白陽山人夢遊其間覺而肆筆墨花
灑然我記得之丁亥之年山曰壽山海曰福海

想見畫時盤礴歡喜我不敢有以歸陳母惟我
陳母婺女之精子爲侍御厥配中丞昭明顯融
世無與京年高七十骨堅神清且見而子金緋
在庭抱持曾玄玉樹葱青我獻頌言信而有徵
壽劉母趙安人八十序

余癸巳年備員南少司成時陵使霸州劉公新
蒞事是年八月余徙掌南翰而蘭溪陸敬承以
南大司成至次年春敬承改大司成且北以上
陵之便拉張中丞偉叔泊余同登鍾山公實稱

主人山峻徑澁公命從者持布牽拽升降始易
旣登巔縱觀山川高談揮羽仰高祖之謨烈吊
六代之丘墟不勝盛衰之感其年冬余北轉歸
閩又明年乙未余擢南大司成至官相知星散
而劉公猶在事又三年戊戌公請于余曰余母
安人趙以明年正月滿八十惟是羈于任使不
得稱觴膝前爲壽今荷諸縉紳先生不棄惠之
詩若歌長篇短章珠玉盈冊足爲庭闈之光以
用之辱知于先生最久得賜一言弁首幸甚無

何余中讒免歸聽勘而劉公亦坐微細罷職去
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余居武林旣閱歲而公
遣書相存正厚且申前請益力是烏得無言余
謂趙安人以儒家子婦儒家其淑涵禮訓而佩
服仁義不問可知迺其篤生佳胤依光日月傳
先帝于藩邸至登皇極備有忠勞璘玉輝耀宣
勤中外歸慶慈闈頌聲滿路此亦人子之極榮
而福祥之所歸已公卽暨遠膝下重勤孝思安
知雨露之不再濡而帝城之不再入卽過里朝
安人問起居而進材脆亦在眉睫間耳此時諸
縉紳好公而揄揚諷詠以聲一時之盛而爲安
人賀者當更十倍于此冊矣余請券而修之

壽周母黃太安人開九表序

數始於一滿於十二者表也蓋削竹爲籌如數
而殺之歲取一焉以紀人之壽遇一曰開若干
表遇十曰滿若干表至於八十又一則九表矣
去百齡近矣而余同年南司封郎周繼元之母
黃太安人之壽適當之太安人年二十婦於周

所天曰訓導公訓導公有古心至行太安人能成之事姑以恭順聞生三子季獨顯上賢卽繼元也繼元生十四而孤太安人實撫而教之以至成立太安人性儉素拮据米鹽自奉甚薄至賓祭卽務爲豐腆又好施與撫臧獲以恩不令一人有失所者母儀婦順蓋兩得焉繼元稟太夫人之教恬淡寡營一官任其升沉初仕爲郎齟齬二十年仍爲郎郎且南也其人可知矣繼元性超穎於百家衆技靡不探尋得其要領善奕碁稱國手尤嗜學佛與余同而超放直截以了悟息心爲宗則所謂奔軼絕塵而余鏜乎後矣繼元爲人樂易寬大誘接氣類暖焉如春氣到萌動解膠釋縛得大自在不欺之力形爲切磋意苦而言深余甚欽伏之而以鴛懶自恕負繼元實多有媿汗耳余同年兄弟中遇合尊顯者不下數十人而胷中自能度世瀟然名位之外如吾繼元者殆未易指數以太夫人爲母旣壽且康而有子若此卽啜菽飲水有餘榮焉封

章輝賁特細事耳余因憶母孺人背余已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甘苦升沈無所不有賴二三知己如吾繼元者時提撕之幸不至甚墮落而終不能令母氏見之輒自悲痛不已繼元長余一歲今年始滿五十而猶得在子舍奉太安人歡戲綵捧觴優悠膝下可不謂幸之幸者與然則太夫人之壽而得以子繼元與繼元之賢而得以事太安人俱人世希覲者也於是五月十有七日爲太安人設悅之辰繼元之寮友蔡君而下將謀祝焉謂余知繼元最深索一言藉手敬爲序次其說如此

壽陳母韓太淑人八十序

韓太淑人爲中丞抑菴年伯之配侍御孟文之母余於孟文同庚午鄉舉同釋褐丁丑鄉舉後又同讀書天長僧舍而釋褐後余半居武林其間二十餘年與孟文或出或處踪跡同者七八情以久縻遂結婚姻之好而中丞公無恙日亦時時進余飲食而教誨之是余於太淑人猶母

也孟文爲人溫謹坦夷洞見情愫遇事無大小
不動聲色而不失機宜自中舍陟御史稱使者
視醴江淮及按豫章俱有聲績舉劾無濫枉臺
中前輩俱以老鍊目之人謂孟文且旦暮大用
而孟文思及太淑人愀然動容曰吾豈以三旌
易一日養耶蓋中丞公三子而孟文長獨出自
太淑人會有新例有兄弟而不同母者不礙侍
養以故孟文得陳情歸時太淑人年已七十餘
萊衣晝粲潘輿春暎庭滋玉樹室有鳴琴侍奉

之暇則葛巾蠟屐蕭然湖山間不減飛天仙人
之樂如是者幾十年而太淑人且登八袞矣夫
婦人之福莫大於有子有子而賢鬱爲國華天
下之人願望其出如祥麟瑞鳳吾孟文有之人
子之所願於親而籲天以祈之者莫大于壽彼
三十鍾不泊有余歎焉吾孟文以向用之才際
承歡之日卽由此至百齡欣然樂而忘世可知
今之八袞蓋如日始中耳鄉者太淑人滿七袞
時孟文方按豫章余持壽山福海圖爲頌以獻

又踰年而孟文始得請孟文歸而余出出又八
年而歸歸又一年而際太淑人大慶於是年家
子姓之在武林者授簡於余曰以吾子之言爲
綏山之桃西極之棗三危之露緱山之笙願吾
子勉之矣余以猶子事太淑人其敢以固陋辭
余謂壽非獨受于天蓋有綏緝凝固之道焉余
聞太淑人慈儉惜福自同布素大帶之織澗蘋
采雖有諸婦必躬必親孟文每進甘毳太淑
人因明中丞公之教得有今日老婦何忍獨

享輒爲廢七筋對親戚之貧者僕妾之下者必
虔必莊不知身之貴而分之尊也蓋常有以自
下者其一旻和平挹損之心必爲天之所福而
神之所保將陳氏自今振振秩秩螽斯麟趾之
祥俱太淑人一念有以發之寧獨其身之壽康
已耶太淑人且進孟文而訓之以忠今時務多
艱臺省盡闕孟文才諳久爲蒼生所須卽心戀
庭闈委簡書而不顧太淑人當以義遣之曰兒
姑應朝命經營四方二十年歸而以百歲之觴

觴我可已

壽顧母王恭人六十序

恭人有子曰顧生起元其才如干將莫邪木斷蛟龍陸剗犀兕無不靡者以選貢入京師則首廷試已入南太學屢試則又輒首其儕偶今歲丁酉舉應天鄉試名在十二都人士則又相顧竊歎以不得顧生作解首爲惜余謂如顧生才卽南宮詞館且虛左焉於一鄉何有蓋造物者欲養其全名厚發之耳時余以狗馬疾揭告水

報方杜門謝賓客而顧生之友李生自華等伺余書室固請曰顧生之母王恭人以來十月滿六十諸同舉者謀稱觴焉以先生知顧生最深敢乞一言藉手余唯唯因叩李生恭人所以母顧氏狀對曰恭人家世有隱德幼端慧父母愛憐之甚難所字得副憲公以歸時副憲公爲博士弟子食貧兩尊人在堂日拮据生事無損四壁立恭人早夜紡績以佐兩尊人甘脆及副憲公學副憲公無內顧憂學成芥拾青紫恭人之

以恭人天性慈孝儉勤事舅姑若繼姑溫溫色
養無間言既貴而手不替組紉之事躬不釋澣
濯之衣施于老若幼不倦棗脯滫瀡之惠以故
不越閭而閨譽翕然生四丈夫子愛而能誨燕
私之間若嚴君然起元而下卽以媒見不敢也
副憲公歷仕有能聲恭人必與俱多所匡贊旣
失副憲公恭人實能提衡四子以相其家諸子
若婦日雍雍穆穆奉恭人匕箸退而無違言攜
志如手足然數年一日已此豈可以借聲挾數

僞而取哉蓋忠實誠心所浸被深矣今者天惠
徼福于顧氏之先不泯其宗祊實憑依起元使
得藉先生之教以有聞于世而恭人之賢而能
教因以彰灼彤管有煒豈不休哉蓋李生述其
所習聞者如此余嘆曰賢哉恭人其孝事二尊
人而卒能佐副憲公以有立是謂能婦其於四
子均養一教令不墮家聲而益大之是謂能母
以此表于家而風于世卽四始所歌更生所述
何以尚焉茲者玉衡指亥亥英伊始而月之十

二日爲恭人六十設帨之辰蘭肴初薦桂酒方馨起元率諸弟其婦率諸婦捧萬年之觴以進恭人爲盡一嚼不亦樂哉恭人春秋今始六十神明視履不減少壯卽進此至百年當未艾而起元與諸弱弟當相繼而起聯翩赤霄共振鴻業使天下述異聞紀盛事者爲恭人首屈一指曰誰哉嫗生子若此是又在起元倡之矣

壽賀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賀母張太孺人其子則吾友伯闇大行也始伯闇未燥髮與周彥雲洎余三人者同時補博士弟子負稍自喜爲名高遇諸長年青衿不肯下或得嗤罵不顧益深相結三人齒同伯闇生月日稍前兄事之比一再試有司彥雲稍得意而伯闇余不前衆方指目姍笑比余登庚午鄉薦彥雲癸酉繼之而物情頓異矣時督學使者洎諸監司守令已爭知伯闇無何余以南宮首名讀書中祕官詞林而彥雲伯闇名益重伯闇嘗移牘京邸勸誡余累數千言時四明屠長卿稱

當代才子偶過余從案頭探得伯闇書讀之笑
詫曰有才如此猶然蓬累行耶卽日走書伯闇
因余相聞於是伯闇之名一日振於都下其藉
甚鄉閭無論已然伯闇技益精數益奇七試浙
闈不售最後以選貢就順天試遂連登進士而
官行人於是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無不擊節喜
而又以不得金馬石渠爲伯闇惜也伯闇事母
太孺人至孝而家貧甚賴稱諸生祭酒束脯爭
集其門甘旨幸無乏卽不繼必多方佐之愉愉
色養又善撫二弟母子兄弟間忘其貧已晚而
娶楊孺人至賢事老姑處妯娌與伯闇同心一
家之人共安之而竟不得慙遺太孺人以此戚
戚鮮歡又膝下未有孫急勸伯闇納繼而伯闇
不可余則左袒伯闇謂伯闇當生子何必繼出
且未繼而太孺人思楊媳則可繼矣而太孺人
益思楊媳爲伯闇者不更難乎令伯闇以子職
兼婦拮据家庭良苦卽納繼而不得其苦更倍
天下事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可已伯闇甚然

余說久之太孺人亦少安於是太孺人春秋滿七十某月日其設悅之辰也諸善伯闇而母事太孺人者將謀稱觴焉就余徵其說余事伯闇幾四十年而母吾母是宜有言夫太孺人壯涉艱運晚蹈亨衢慈祥慷慨有丈夫之氣步履仙仙其壽始進有子如伯闇文章氣義爲東南人士冠冕偕二弟戲綵膝下遂舉萬年之觴此亦人間之至娛極歡已或者以伯闇官尚八品恩章未備冠帔之榮猶待他日且庭階蕭條寡謝

家之玉樹四壁僅立無洛陽之負郭房帷單寂缺伯鸞之齊眉以此爲伯闇及太夫人憾余甚不然夫賢且才如伯闇卽終身布衣爲之母者不妨菽水之樂况榮達方新竹帛在望仁者有後桑榆可收今日之不足定卜他日之有餘至不納繼則伯闇所安而貧之難逐又伯闇與太孺人所共安者今天下簪弁之流或結髮而登朝或解褐而巨萬子孫滿目賓從如雲人以爲至快矣而自伯闇視之則九地之下望九天之

快雪堂集卷之七
上也太孺人聰明通達辨古今賢否如秉燭而
照必且曰老婦卽生此曹兒不如無兒則今日
子伯闇而母之卽至貧困有餘榮焉且也彥雲
及余俱不勝風木之痛視伯闇五十而奉太孺
人豈非至幸乃知造物之難齊而天倫之足娛
也伯闇可賀已伯闇可賀已足爲序

快雪堂集卷之七

快雪堂集卷之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碑記

雲棲蘭若志

蓋杭之諸山最高者曰五雲登其巔則南北兩
高峯如兒孫矣山勢西南行而江東北折而會
之扶輿靈淑之氣鍾于才賢而不盡當必有出
世之傑乘願利生者出焉而吾蓮池師是矣先
是山之得名以五色瑞雲盤旋山頂已飛集西

鳩經時不散又名鳩曰雲棲其有蘭若則自宋僧志逢始逢有道行猛虎馴伏人號伏虎禪師初築室五雲頂天禧中賜額貞際院兼闢雲棲天池二院爲三刹而雲棲最號幽絕中峯東西岡傍近有名泉三曰青龍曰聖義曰金液而最東岡則爲壁觀峯皆有寺後所名其徑自梵村入十里溪山竅窅草樹蒙密曼隔人境此真阿練若正修行處而逢公之後居之者絕少四百餘年而有師師諱祿宏號蓮池杭之沈氏子先

業儒有聲璜校間藉甚宿緣所追塵網遂裂乃作辭世歌薙髮爲僧飽叅諸方息肩于此繼東林之社闢西返之津一時緇白翕然宗之初至卑丁草屋若將終身已祝虎虎不傷人禱雨雨應道風不踉而走肩材木荷鋤耰至者無虛日也曰師幸福吾民而止此且遺址損礎吾先世所植香火之緣在焉而忍棄之不以安師耶于是蘭若不日成矣有法堂以奉經律有禪堂以安僧凡叢林所宜有日增月益而又定爲十約

若金科玉條以繩衆而守之晝夜六時蓮漏不
撤聖凡七衆海會無虛雲棲之名幾欲與北代
之清涼南海之普陀埒矣或有疑焉師不紹達
摩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教

株宏曰大司成馮公爲雲棲作志未結長公子
權奇書其後云此先君手稿也欲了未了可言
未言幸與海內大德酌存之愚以爲未了未言
固無害例如華嚴僅八十卷文未足而意已足
矣但所云或疑師不紹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

教于此二句閣筆引而不發躍如也今不必續
貂止請諸方此處下一轉語

朱鷺曰予初訪雲棲師問念佛參禪可融通得
師荅若是兩佛用得融通着快哉此語今復書
此不知可了真實居士未了語不若了得并了
却雲棲師躍如一語也

真實居士乙巳夏挈予西湖上竟日微言予問
先生道力孰未荅日子迫矣只守西方公案去
是冬果遂化予以此知居士亦雲棲師指嘿自

攝持不向人刺刺也

龍井寺復先朝賜田記

武林之龍井有二舊龍井在封篁嶺之西泉石幽奇迥隔人境蓋辨才老人退院所闢山頂產茶特佳相傳盛時曾居千衆東坡少遊先後訪辨才于此而坡公踪跡尤數辨才送客例不出寺門一日送坡公閑談信步遂過封篁嶺坡公笑曰遠公復過虎溪耶後人仰其風流作過溪亭其處今俱堙廢矣新龍井則今寺是也正踞

封篁嶺疑亦辨才別院寺左奇石如林有宋人題識十餘處俱小篆八分書特精妙而不留款余每徘徊其間不能捨去惜以屋蔽之至寶不盡露也寺有賜田十餘頃嘉隆間寺中廢田沒于佃戶而僧食貧僧真果蓋中興此山者篤實精悍能于荆榛瓦礫間起爲寶坊余甚嘉之又

能訪求賜田之在海寧三十二都十畝之方家圩十一畝之唐家湖者凡一百六十四畝久爲佃戶陸喬朱仕等所據訟之官而還之官斷畝

除糧差外歲給租二斗以爲常自萬曆十二年
爲始歲得三十二石零可贍十僧此諸護法宰
官之寵靈而果之力也嘗憶壬午秋果重繭如
京師謁余邸中乞當道書精神如此欲勿興得
乎顧寺田迷失者尚多今日所還一成一旅耳
然非果則不能復使果之後有果繼之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齋魚轟轟千衆聚飯以進其道業
而復辨才之舊亦可待也果恐無記將遂湮沒
再三愬余余亦再三諾之而竟不及償者凡數
年此日果遣其徒詣白下守催乃援筆叙其顛
末如此以告天世守者是爲記

崇德縣西寺重建藏經閣及僧堂碑記

自縣治而西百武曰崇福禪寺又曰西寺故爲
常樂禪院相傳文喜禪師始居之師故邑人初
在臺山作飯頭見文殊大士乘師子現飯氣中
師叱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從此諸方
尊之爲大善知識去今千年英風可挹也蓋法
道盛時圓頂之徒日以叅方嗣法爲事氣吞宇

宙安問居止利養王公貴人信根純熟趨風問
道惟恐不得前安事護持今之僧家其房而子
孫其徒矣日營生業或作姦犯科與齊民無異
而今之王公貴人亦競以齊民役屬之非世之
賤僧而僧自賤已而附郭之寺爲尤甚有志者
能無奮乎今寺僧宗仁有志者也仁之前曰完
曰熾奮而造藏經曰恩奮而構藏閣經櫝仁起
其後奮曰經雖具無人展閱如經何于是倡閱
藏期併飯十方僧之過于斯者願力如山信施

雲集得以餘力闢前堂兩廡齋庫庖湏凡叢林
所宜有無不整辦仁曰可已吾其去此而叅方
乎先至五臺禮文殊大士曰此吾喜公最初一
段因緣也旣歸復領堂事籍其器物經帙若干
曰吾將擇能者授之轉轉相授爲十方禪院無
若今之子孫其徒而家其房也質諸真實居士
曰居士爲我記之我卽去而得人焉守之以爲
十方粥飯主人我樂焉若仁公可謂有志而能
自奮者已使居此者皆勉而若仁公使仁公去

此勉而發明大事遂若喜公佛法其有寄而僧
且日尊王公貴人折節而從之恐後矣萬曆庚
子末秋之廿有九日自茗溪返櫓李舟中和南
記

吳江平望鎮殊勝寺飯僧田碑記

佛言一切功德飯十方僧功德第一蓋以十方
僧能續諸佛慧命故也今之僧非古之僧矣而
十方賢聖出沒于大悲海中現順現逆豈可以
凡情測量乎哉但法衰福薄之世衆生視一米
一麥與頭目腦髓等而市魚肉悅妻子賣田宅
娛倡優則相勸爲之其顛倒如此寧惜夫爲法
忘軀之士流離道路耶善男子某等興大慈悲
捐自受用置田百畝捨殊勝寺歲收其息飯十
方僧寺在平望鎮蘇秀之交方僧往來之中路
也某等業以請于官給帖二一付某等一付主
僧爲世守之計而因僧仁廣告真實居士乞文
記其事以欣十方之同是願者居士方點筆時
蕭山來斯行從旁鼓贊而爲之頌曰

小經堂集 卷之八
衆生剃頭 卽名佛子 吃飯受供
不識佛字 肚飽則行 肚饑則住
檀越脂膏 豈是容易 一粒不消
便墮阿鼻 南無佛陀 願力所至
不吝身體 供諸一切 我不見佛
何食佛體 佛亦在水 佛亦在米
殊勝之田 種佛無數 一佛二佛
以至萬億 食我佛糧 證第一義
爾時居士聞是頌已重宣前義而說偈言

一切功德 飯僧第一 續佛慧燈
使無窮極 莫謂今僧 薄劣可忽
大悲海中 賢聖出沒 現逆現順
凡情難測 惜哉衆生 顛倒慳嗇
與腦髓等 一米一麥 惟市魚肉
而貪酒色 法流饑餓 恬不知恤
以此輪迴 無有了日 唯善男子
作大饒益 施田百畝 節身口食
歲取其租 飯僧不息 蘇秀之交

平望古驛

寺曰殊勝

功德所集

給帖立戶

世守不失

記其事者

居士真實

蕭山來生

助我點筆

踴躍作頌

同勒諸石

以上功德

諸佛能悉

法華菴普門精舍記

法華菴普門精舍者新都吳君勉學之所構也始吳君生時父方移家吾浙名之曰浙胤已出後世父易今名旣婚以艱于嗣蓋羣望無不禱

焉而絕無應一夕忽夢白衣比丘授以尺函屬之曰鏤板施千卷當得良嗣其明日果有持梵筴至者則白衣觀音經呪也喜甚立捐貲鏤板印施千卷如其言更祝云異日有子願構精舍充大士香火以答靈貺已遂舉首胤長春其年移居金陵會長干寺法華菴僧正智欲建大士菴于後山隙地緣久不就遂欣然任其役舉錘之日得一洪武寶錢背有浙字與幼名符異矣工始壬辰冬某月日訖于次年冬某月日費若

千緡又明年甲午復夢前比丘抱送一男而生
次胤陽春又逾二年生三胤逢春然其懷孕或
以二十四月或以十九月有異于常兒者或疑
大士真慈圓攝一切法界衆生作一子想何私
于吳君而數數然且其初時未嘗有常念恭敬
之力大士何爲而卒應之彼水清月現機感相
投之說非耶余曰不然大士觀根拔苦與樂懸
鏡宿因萬劫歷然而不出刹那際安知吳君過
去世中非大士法眷耶抑其常念恭敬之力有

至者耶柰何以思議心格不思議事余嘗作偈
云脫却天衣換白衣慈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
子分明箇付與時人仔細疑叅破此偈許其人
能具隻眼乃因吳君之請名其精舍曰普門而
記其緣起如此時萬曆丁酉冬十月廿一日戊
寅夜漏二十刻

漏澤寺新建金湯室記

一切有爲法成必有壞或壞而復成皆屬之時
節因緣所謂天也而人叅焉或者以其壞而復

成也專推功于人而尸祝與焉蓋世間法盡然而佛者亦不廢金湯室所由來矣余春波故宅最邇漏澤寺相傳爲陳舜俞捨宅舜俞卽私之子孫歷宋元至今三四百年安得常在謂舜俞巧于存宅亦可而捨之功自在故舜俞之祀與寺終始可也嘉靖中寺燬于火左右民居櫛比利之者多而胡司馬劉郡公之像實庇護之以待興復無論有捍災禦患之功其祀故宜仍也寺之廢也僅餘故殿殿之右所謂西靜室者實

賴遺僧道梅捐貲而得之并復寺額惟時郡守則龔公勉鄉士則袁公黃有主張護持之力而梅不有歸之十方其功不細是宜從龔袁並祀者也蓋西靜室遂爲此寺一成一旅以至今日可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拓地立碑者邑侯鄭公振先也蓋寺之東爲官房數十間租歸之官而歲耗其入官欲召佃豪民不無心動余輩洎包沈二孝廉倡議願佃以歸之寺鄭侯損直以聽于時協出佃直者故杞令王公儒布衣韓

某爲厚自此遞減然俱不可沒也卽贖人而受
牛謝余亦不敢自異矣今議于寺之乾陬爲室
三楹中仍肖胡劉二公像而配以龔鄭左一室
則首舜俞而附余三姓右一室則施財效力者
皆與焉以王韓爲首而顏之曰金湯室過此者
慨因緣之不偶思弘護之有屬纘前功綿後緒
則三室之祀益充而茲寺且永存無毀矣並
長興縣石城山重建清涼禪院碑記
去吳興郡治五十里而西有山最高大平曠羣

峰如兒孫羅列者曰石城山在長興縣界頂四
方而平周五里相傳新莽時居民避赤眉之亂
壘石爲城得名始此上有清涼寺唐武德中建
其後或稱菴或稱禪院羸縮不一而清涼之名
不改我朝景泰間有無礙禪師居之法席大盛
緇素雲集師以山峻登者難焉遂于山之西南
麓剏寺名曰法海師道聲益振朝廷賜額由是
清涼法海遂爲海內名刹後漸衰替廢爲民業
瓦屋數椽殘僧一二其不鞠爲茂艸者無幾矣

吳江周母優婆夷薛氏以丁亥九月坐脫遺命
擇有三寶處塔焉幸而得此遂捐資造正殿像
設一新禪堂齋堂庖湏等室凡叢林所宜有者
一切畢具經始于戊子三月落成于今歲五月
其材木磚瓦之直以金計者三伯匠役以工計
者萬金碧鱗次儼如天宮化城矣千年舊刹廢
而復興而其緣托始于周母之塔豈亦有數耶
昔秦大夫樗里日自卜葬地而曰後世當有帝
王之宮夾吾墓竟如其言周母之塔于此山此
山此寺因周母而興豈可謂非數耶因仍舊額
題曰清涼禪院施田三十畝資給僧衆曰清涼
禪院常住田而屬余記之余究得名清涼所自
五臺山一名清涼唐武后時觀國師居此演華
嚴疏鈔當時尊之曰清涼國師豈清涼法化嘗
被此與抑清涼之徒居之與今不可考矣然清
涼者熱惱之對離熱惱求清涼未免拈一放一
法無轉變無餘剩豈其然哉因記禪院廢興顛
末漫爲及此十方賢聖登此山者其爲酬之是

役也主其事者常熟居士繆希雍字仲淳董其事者比丘如定仁運相地者豐城山人熊兆吉字允復捐資者周氏兄弟禎字伯庠之琦字仲大祖字叔宗祝字季華祗字子安樂成而經紀其終者比丘道開作記者真實居士馮夢禎字開之法得並書云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己巳之吉謹記

重修紫陽菴記

武林諸山脉自天目龍飛鳳舞挾江湖海之巨麗而盡于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石山志稱其秀石玲瓏巖竇竄窳寒泉滴瀝瀝爲澄泓清幽徹骨空翠撲肌蓋實錄也而紫陽菴者又擅瑞石之勝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始建集慶堂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菴之改今名其徒丁野雀者棄俗棲真屏居于此將化之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逝端坐如生漆蛻尚在野雀所證蓋得北真之道者而紫陽則

張平叔別號又南真也南真修形神俱妙之術
北真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入處稍別豈其師南
而徒北耶然不可考矣菴久廢正統甲子羽士
范致虛重興之作玉虛望江二樓聶大年爲之
記然菴踞直指臺之上招呼可及以故頗禁登
陟遊人鮮少香火寥寂自正統迄今凡百五十
年又不知經幾廢興矣今左使溧陽史公遊其
地而樂之曰美哉斯境蓋仙真之所宅靈淑之
所會而頽圯若此令崇奉靡托瞻憇無所其何
以助登高之傑思豁望遠之冲眸此地主事也
乃議新之菴東故有會真堂平屋三楹因而樓
之側樓四楹輔之殿倚山山故有蓬萊閣三楹
其陟僅存因而亭之金碧輝映旦暮改觀山若
闕而壯泉若濬而澄左右江湖若滌而寬數百
里山川遠近獻狀于咫尺之下若廓而新無論
居者遊者驩然樂康歌仁風而沐玄化惟是野
窟諸仙靈雖嬉遊閭闔往來蓬島或者旦暮陟
降于斯能不欣欣動色絳霄中耶公莅此兩閱

歲矣遠猷宿望簡在當宁卽日且有開府專槐
之寄此地公所不能久有者然非公他日棠陰
耶余且從羽流煙客念公歌思于此無已時已
是役也經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工費凡
若干而屬余記之公名某字應之與余俱丁丑
進士改庶吉士

嘉興精嚴寺重建鍾樓碑

去秀水學宮東南若干步有寺焉曰精嚴寺故
有鍾樓高出雲表鍾聲訇轟起于巽維而學宮
應其祥百餘年來誕育英賢華膺相繼至萬曆
初元不佞禎始冠南省沈茂仁高步石渠人文
赫奕雄視海內又十年而陳孟常繼之三詞館
同出一學宮幾與四明之鄞八閩之晉江稱鼎
足至以元魁前後登鄉書者更僕未暇數已自
時鍾樓故無恙無何寺僧患其將圯撤而新之
方鳩工聚材而寺之南爲兵使者公署或有議
其不便者當事者疑之遂命停工寺無鍾樓且
十年所矣而邑之人文亦遂衰歇不振至有撤

棘不錄一士卽錄矣而譴罰隨之者豈氣運自有汙隆與抑果鍾樓之爲也歲庚子陽羨陳侯以中原令長異等更蒞吾邑始下車問民疾苦湔滌煩細元元欣欣咸樂厥生時詣學宮進諸生徒諏所以廣勵之策厥路何繇諸生對曰明府所以獎誘諸生意甚盛諸生驚下懼無以稱明德惟是精嚴鍾樓久廢或者人文遏佚職此之故願因明府寵靈一新之侯笑曰一鍾樓而司命全邑之人文有是哉無論天人相叅理數

或然姑以此作諸生之氣可耳遂慨然上其事于郡時郡守車公方以豈弟作士是陳侯首捐俸三十金倡之陳侯捐如車公僚屬士民下逮賤冗各欣然如力議捐以稱車公陳侯雅意鍾樓成于不日矣先是兵使者缺歲餘銓部疏名以請至再不報至是撫按具疏以車公請大意謂浙西海防甚急兵使者不宜久缺就近調補莫如車守賢疏下部車公轉兵使者而故事晨昏擊鍾數必至一百八聲車公旣視事則奉其

太夫人入居署中太夫人春秋高車公恐鍾聲
訇轟不已或驚太夫人安寢命暫改百八爲十
八精嚴鍾聲之數獨異于他寺自車公始釋氏
謂事無小大其各各成就時與緣實制之時之
未逢緣之未合雖聖如堯禹力如賁育無可柰
何鍾樓之成則以遇陳侯車公然車公豈期身
坐兵使者公署而飽聽精嚴鍾聲哉記曰嗜欲
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自今吾邑
士之雲蒸龍變未必假靈于鍾樓而鍾樓之成
適會其時又豈可謂非休符嘉兆哉余老矣惟
是拭目湖山間以觀吾邑士之聯翩雲霄而無
負吾陳侯車公作興鼓舞之至意而已矣若鍾
樓之成檀波之福具如彼教余未暇論記其緣
起如此是役也經始于未春落成于中夏物料
若干工費若干學師則江君文明李君曉楊君
維綱諸生勤其事者錢明選沈德先嚴可卿包
鴻逵等而擔當倡導爲民望者孝廉沈士龍勸
募有勞者僧文周也得並書云

休寧仰山伽藍碑

余遊商山吳帶河別駕爲余談仰山之勝余意
勃勃問途五十里而遙山徑崎嶇遂中止而仰
山僧性覺者餉余山所產新茶力請余一言爲
之記余返自黃山暫止溪南覺上人重繭而來
請益力覺故汧口程氏子仲權之族仲權嘗爲
草記余因稍爲芟潤付之其辭曰仰山者山如
蓮華開敷故又名蓮華山上有龍泓夏秋之間
旱熯致禱輒得甘澍故爲寶公祠莫詳其始相
傳聽空中十二時歌因祠云祠僅四楹香火寥
落蒙翳菁棘間藉臨溪十九都去汧口差近故
汧口人士護持稍力初比丘如暄者居宋少師
程公某所建龍山菴少師卽汧口程氏祖暄持
苦行結侶薰修遂新其宇久爲人所虔信環仰
山之麓而村者凡三著姓曰畢程吳聚族而謀
曰仰山靈蹟久廢欲新之非暄公不可隆慶中
三氏敦請以往暄乃挾二徒性玉性覺剪棘誅
茅手披足蹴肩承背荷與蛇虎雜居并日脫粟

粥一盂佐以橡栗蒯衲不掩蹊夜則就鬼燐分
照耳然六時唄誦虔不少懈無何佛力加被檀
信欣仰道場漸闢矣久之喧恐龍山就荒歸主
菴事而委仰山于玉覺二上座戒律精嚴道風
益煽刀泉布粟不募而集于是易叢祠爲精籃
除蕪穢爲嚴淨矣按郡志仰山去縣治南五十
里五十里至汭口耳由汭口遵珮水東行十里
至方山更進十里爲凹上又五里爲茶園望仰
山高半由旬登者如猱升木石壁陡絕任趾不
任踵直不可逕則繞折蛇行號十八盤進憇白
牛亭前度剪刀門捫石爲固支杖以防雖稍夷
可輿輿不十數步則汗喘難前矣旣及絕頂稍
東折下數十百武始從林隙窺見殿角鴟吻寺
屨峰而南面水田數十頃嘉穀時成決渠活活
東注于池下洩以激碓磨縣流合龍泓衝石決
壁而出石幢標其上入三門方塘逾畝中飼文
魚拾級升寶公殿殿六楹寶公像減塑後爲大
雄殿亦六楹瓦甃椽桷城楯之屬錯金塗碧眩

目駭心中奉佛三尊範良金而就相好殊妙殿
垣東偏爲樓四達皆四楹初進爲齋堂次貯大
藏藏雖未遑造志樓以待次爲僧寮最後禪堂
樓以外庖涵若干楹又外拓從屋若干以棲樵
蘇筍蕨之屬殿垣西偏廳四楹以待客樓四楹
宿客地軒而爽泉甘而冽垣繚而堅簷翼而翥
美箭蔭涼嘉樹如沐塵垢不入蚤蟻不聲雖冠
山而宮峰巒廻合非聞鍾磬不知有上方信新
安之最勝叢林也嘗讀天台止觀謂修習三昧

必於深山僻遠放牧聲絕之處乃易成就仰山
足當之予嘗欲覓同志十數輩修法華懺負志
二十年而未遂初患得地今始患得人耳殿基
外連山共十畝喧及玉覺二上座竭力所置田
若干畝則商山吳垣如居士所捨三上人基躬
經營之功十方諸佛所共讚嘆而自施一椽一
瓦以上隨願獲福歷劫不盡而予亦與焉何其
幸歟喧字守靜俗姓汪石坦人玉字見原俗姓
程崑圩人覺字本原于歛汪司馬肇林道場從

度門師薙髮受具者是爲記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

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刹曰楞嚴宋長水子璿法師說楞嚴于此感天雨花之瑞故名寺嘉靖間郡有倭變修火具于此寺災焉時巨室吳氏請佃爲別業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外置小房以舍倡伎數百年佛地一旦化爲聲色之場矣達觀可禪師過此作詩弔之有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之句聞者傷焉無幾何而吳氏廢高臺傾曲池平而般若之光息而復焰豈非天哉豫章密藏開師達觀師之上足也鬚髮方墮氣宇如龍直欲搏取虛空踢翻大地而達觀師故以興復因緣委之曰汝新出家福緣未足宜勉任此事他時後日光明有在師唯唯遂慨然經營之衆議欲先佛殿計其資當二千餘金取之檀那未易卒辦而僧衆又卒無所卽安師曰不若先禪堂以安僧衆而後徐圖大殿不亦可乎衆曰然時尚書五臺陸公副使瑞溪包

公與師爲方外交甚篤各捐厚貲助之遂擇以甲申秋七月始事爲禪堂三楹禪堂之前爲旃檀林又前爲旦過堂左右各一室副之禪堂之右爲厨堂其前爲齋堂其後爲庫司又後爲浴室厠室至次年乙酉夏四月畢工規制爽塏儼然千衆叢林而未嘗持疏募一錢于人也乃謀之不佞曰禪堂之功賴陸包二公及善信協力幸有成矣大殿之費宜三倍于此不能不仰于十方子其爲我告之不佞欣然點筆作數語爲勸而十方檀那久嚮師名德其聲不逕而走月之間信施雲集會邑大夫陳侯以病卒而好民乘之造爲飛語曰楞嚴工實不利于縣治遂暫爲停止夫良維宜高少習堪輿者宜知之陳侯爲政循良天實奪之以禍赤子楞嚴何爲楞嚴之廢僅二十餘年其前固與縣治俱無恙也柰何藉口師曰不然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或者諸佛世尊將以大殿之功待後之有福者未可知彼猶此耳道人何心哉于是師方欲

快雪堂集 卷之八
三三
仗錫從達觀師于方外行有日矣廼持一帙示
不佞曰此道人所以經略楞嚴與所以守之者
也不佞讀一過見其經略甚詳而爲慮甚遠其
綱凡十條而所最加意者住持之職嗟乎古之
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今
則有戶籍之民耳柰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
之于楞嚴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
心旣設方便以出之又從而救療其疾苦焉亦
不欺其志者也初寺東西各有銀杏樹一株枯

校
死者數年矣師至而復活楞嚴之興此其兆與
因以師命作禪堂記楞嚴講者所居其有禪堂
自師始有志世守者其毋使斯堂爲告朔之羊
也哉山縣重修儒學碑記

山爲信名邑其人材物產之饒載在乘志前

快雪堂集卷之八

快雪堂集卷之八

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今
則若戶籍之民耳奈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
自相故有志世中者其毋對棋堂為告曉之羊
因以相命於輒堂暗對巖巒昔世其有輒堂
及昔樓半矣相至而身對巖巒之興其此與

快雪堂集卷之又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大為

碑記

鉛山縣重修儒學碑記

鉛山為信名邑其人材物產之饒載在乘志前
代無論已國朝弘德以來文憲公某以鼎元登
台輔文章功業卓然為一代名臣而鉛山益重
邑故有儒學其大成殿建于洪武初元而新于
景泰之季時費氏祖諱鎮者以義聞于鄉實董

其役捐穀二百石助其成功而費氏子孫因以大顯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嘉靖初邑侯某病其隘改剏于殿左百年來傾圮斯甚師生講授未免有風雨飄飄之憂會西蜀唐侯某始蒞事奮曰學校爲邑中首善今聽其敗壞若此卽何以聯師儒美教化其議所以新之廼謀于費氏子孫太僕唐衢先生仍移明倫堂于大成殿後存舊址也時太僕公捐貲獨多無何堂成而大成殿傾圮亦如之太僕公謂唐侯殿以妥先聖神靈視明倫堂尤重而急緩之以費大可乎計其直先得二百金廼足始事太僕公檢藏俸可二百金立捐之會山陰馮公以直指按部諸生上其事助贖緩若干唐侯亦捐令俸若干益以士民樂助并重門兩廡鄉賢名宦二祠俱次第一新之是役也不費官帑不煩民脂而功成不日人不告勞則唐侯之拮据經始太僕公之捐貲倡義其庸爲多自今邑之諸生弦于斯頌于斯考德業于斯經術事功彬彬日盛甲豫章而冠

天下則唐侯孳孳作興之意實有以豫養而厚
培之而太僕公之子若孫且繼文憲公而起家
聲益光大蓋可以券徵已明倫堂功始于丁酉
春成于秋時撫臣則平湖陸公按臣則涇縣葉
公督學則海寧查公郡守則會稽陶公而學博
則臨江張正蒙古田陳應稷常山涂烜也大成
殿功始于巳亥秋成于庚子春時撫臣則廣德
夏公按臣則山陰馮公汾州喬公督學則四明
王公守道則新安方公巡道則長泰戴公前署
守道則黃梅汪公郡守則平湖陳公而學博則
無錫吳善徵滇南趙鏜也通計其費凡若干金
而好義捐施者皆得附其姓名及所施之數于
碑陰云是爲記

許墅重修宋范文正公祠堂碑記

宋范文正公學術則爲純儒立朝事業則爲純
臣垂範子孫則爲賢祖宗而師表百世則爲殊
絕人物公故吳人也少遭閔凶流移轉徙以致
顯達故京汴齊魯間多有公名跡旣貴復歸吳

故公廟祠遍于南北吳中尤盛公之一言一行遺風餘烈無論士大夫爭爲傳述卽婦人女子具能言之故其廟祀所在卽至衰歇化爲荒烟野火而士大夫好古嗜義者輒能飾而新之以樹世教蓋不獨愛人思樹秉彝好德之心不可泯沒而公之風烈精神實有以鼓之矣公嘗讀書濟南之長白山中其卧起遊歷處至今遺踪彷彿可睹民部郎權許墅關稅王公者濟南之新城人也少嘗挈子弟讀書其處稟仰風流追玩遺踪依依不能釋去旣貴宦遊又得蒞公之里其于公似有夙緣以故樂新公祠許墅公署隔水廣福菴之左故有文正公祠王公初至修謁見其堂宇頽然堦下雜沓心動而未敢言會同年學使范長倩相見道及祠之所以頽紊狀詞色慘然而以重修爲託王公唯唯其明年乙巳廼偕承祀范生允恒按行其處則知爲守祠宗人彥倫者挈其內姻沈某同居沈又挈其姻黨擅造私房橫塞神路其他匹居而羣處者尚

纍纍也王公繩以三尺逐之他徙選耆民二董
役始新正堂添造兩廡繪公遺跡又添儀門以
分內外杜塞旁竇外爲大門門之左右以居奉
香火者餘俱嚴禁凡以工計者若干爲費若干
祠旣成當樹之碑以識成功詒不朽而范生允
恒者故嘗與余有筆硯之舊乃令爲介以記請
夫古之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以余所聞
王公初至念近歲取民無藝所征船料額外例
溢加一亟令損之及額而止關以南蘇松杭嘉

湖五郡興販小商船叩關者向入科稅令一切
蠲除商民咸德之積有羨餘貯以待公用報之
兩臺使者不入私橐蓋王公之所以成民者至
矣而後斥其餘力以飭先賢祠宇合萬族之驩
以申馨香之薦文正公在天之靈寧不亟享之
故吾謂惟有王公之稱職而其崇祠先賢爲可
稱也若其職業之隳棄民力之不存私橐之是
營而欲以媚神瀆祀托先賢以文其短神之聰
明正直寧不吐之何以稱焉又嘗論之君子之

澤及子孫者雖至遠不過五世十世而其風之
被于天下及後世者每至于無窮卽如文正之
祠圯之毀之廼其典香火之子孫而修復飭新
者則風馬牛不相及之齊魯縉紳也是故君子
之修身善世亦慎其所以風之者而已至以先
祠爲急白之當道以綿其世澤如長倩學使及
允恒者亦范氏之賢子孫也因并記之若長白
山祠堂則今少師申相國記之其文之高古典
則足光盛舉又遠非鄙陋所及姑以承王公雅
意云爾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莊簡陸公遺愛碑記
國朝二百年吾郡士官至尚書者不下十人尚
書而吏部者二人公其一也公諱某字與繩別
號五臺居士郡之平湖人登嘉靖丁未進士自
濬令徙南曹郎尋徙儀制改銓部歷考功文選
屢躡而前以至九列長吏部不踰年罷歸年七
十七而終公之勞勩備在歷官而大者在吏部
平生留心人材如飢食渴飲孜孜靡倦一士偶

接必疏其名片語偶聞亦收其益妍嗤畢察大小兼容自少壯至白首如一日若有至味深趣以迫其衷而不能已者使公得久于官盡發舒其生平君子必盡用小人必盡斥萬曆之治且肩宣弘之上而惜其驟歸耳然公不獨留心人材政理急於公家卽居鄉曲處交知忠厚委曲疏于財而篤於義自親而疏自近而遠以急告無不周也以冤告無不白也公先世饒于貲自公好施而幾耗其半陶夫人以勤嗇佐之而猶不足至稱貸以繼之而公行其意自若又性喜佞佛諸浮屠師依公如赤子之依慈母而公亦曲爲匡護凡有興作傾囊倡之晚而益甚公嘗對余憂貧余始不信後廉得其實非虛也公所行于鄉如義米約田其最巨者蓋人人蒙公之恩而公亦忘其恩自己出矣公弱齡牽組七十懸車中間且仕且隱逾五十年爲人短小儉朴脫粟大布僕御蕭然見之者殆不知其爲顯貴人歸自冢宰少示嗇默年數造請不復似當時

之便便矣卒之日端坐整容而瞑內無參商之
語外無鼠雀之交里哭巷泣百里縞素不獨受
恩者然此可以觀公厚德之感矣公歷仕聲績
自有鴻筆書之藏之蘭臺石室以炳燿千古余
何敢贊一詞至實惠餘芬施于鄉曲而結于人
心自有不容泯默者鄭子產歿仲尼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愛也余于公亦云乃受鄉老某等之
簡而記之於是公下世三年矣

衛水部德政碑記

杭襟帶江海西南控甌婺歙等郡及豫章閩
粵諸雄藩財貨竹木之饒蔽江而下杭爲之委
而輸之四方蓋東南一大都會也國朝並建兩
關南則司空郎主之稅竹木北則南度支郎主
之稅財貨舟車歲一更其于通商恤民抑末裕
國之計至深遠矣二百年來稱王人擁麾蓋往
來於茲土者不下數十百輩惟是廉貪得失之
林灼灼在人耳目可覩記已余自己卯予告至
今居杭者十之六所接關使蓋十餘易去冬自

留都徙秩歸一時在事者南則衛侯而北則余
門生陳公衡俱稱得人清譽翕然衛侯吳人當
已丑成進士時文藻風流爲時輩所屬目幾入
詞林館矣而以相國鄉人竟不得聞者惜之時
友人樂生子晉客侯所從侯觴咏酬酢幾歲餘
侯益寬仁長者口恂恂無所譏彈而淄澠涇渭
井井于中事親孝取予義家享素封之業而奉
御甚薄不加布素爲文辭馳騁古今鍛以已意
不拘繩約而淋漓恣肆天真爛然樂生爲余言
如此余欣慕侯甚積四五年始相見于杭蓋恨
其晚已屬侯聞其尊人有疾日夜憂思將謁告
杜門月餘已微聞有聞乃復出麾幢辱余門者
再三會余亦以引疾杜門不得擁篲備賓主禮
而侯殊寬假不爲意無何侯以哭尊人行矣而
陳公衡者亦先以遷秩去兩關俱得賢使者甚
盛不一月間兩失之豈非商民之重不幸耶而
衛侯在事稍久尤爲商人所安於是商人某等
因所知謁余而請曰衛侯廉吾曹德侯無以申

報願得明公一言勒貞珉而識吾曹之感也余
叩侯所以德若曹狀若何矣同聲曰自侯在事
而仁吾商惟一也點裝以時倉堆無淹期也舟
楫必清中流無梗塞也南北裝載朝發而暮收
也月粟之盡蠲而本山之盡免也左右之人斤
斤無敢爲奸也此皆吾曹之所以德侯而子子
孫孫所不能忘者也余向知侯之能文而至是
又知侯之能政蓋廉生明明生公公生威威生
治治生寬持此以往雖相天下可也何有於一
職一事哉迺受簡書其事令嗣侯至者有所式
焉侯名勲檢吾其別號云

仁和縣劉侯去思碑

夫令職親民耳故必致所以親民者于民而後
民亦親之上下交相親如腹心手足之依庇故
居則愛去則思古之循良大抵然矣晚近不然
令之精神大半奪于奉上官飭交遊反其所謂
親民者而仇民卽以稱職擢而民且胡越人視
之甚者疾之如鷹鷂得去爲快思于何有余以

是知上官之耳目可蔽交遊之口可移而民各有心不可以虛聲借也余乃今于仁和劉侯之去有異焉始劉侯之來徙自嚴之建德中丞劉公實請之仁和儷錢塘稱省會自兩臺而下藩臬諸司及他貴人持節旁午士大夫之東西行稱過賓者趾相錯于路而民事之煩委又五六倍他縣令戴星坐堂皇至丙夜不休以爲常猶患不給而俱不足以難劉侯劉侯始至數月其治嚴甚士民惴惴奉法如立嚴師之傍而聽約束無敢怠易已而漸安之久且悅之而侯亦漸降顏而親賢士大夫問民疾苦務令得盡首尾五年民且帖然習侯之寬而惟恐其不久矣侯警敏有威能斷大事善應卒意有所持三軍莫奪故事撫臺之牙旗及引旗之繩繩以雜彩歲必一易侯之始至曹吏以告侯曰吾且視之視之而曰旗與繩俱未敝浣而新之可也卒不易劉公聞狀喜曰是必能令終當不負吾舉於是君子兩賢之稅事起一日市民鼓噪欲犯中貴

人幾釀大變侯輕車就之諭以利害不數言輒散去中貴人從此德侯戢威繩下以有一日之安侯力也前後臺使者報命天子上侯治行不啻三四俱在異等卽如故事召至闕下論其勞勩授以臺諫銓曹要職亦分所宜有而格于近例僅轉南繕部郎不稱明天子優厚循良之意人或意侯望侯曰受命牧養小民常虞不稱廢斥甘之今得優游閒署幸矣而士民之安侯者不忍侯之去百計圖所以留之不得乃就余而謀曰先生惇史也劉侯德于吾邑吾儕不能不聽其去而又不能自戢其思願以先生之筆爲吾儕之舌勒之貞砥以彰不朽可乎余曰可哉夫以仁和之劇且大也而侯治之五年以嚴始而以寬成卽上官之檢察過客之月旦吾不知其凡幾侯以至平調其至變而卒未嘗奪其親民之精神非至才且賢不宜有是卽以當喪壘之尸祝胡不可歟余自投林樂親魚鳥希居城市卽劉侯之賢余愛而企之然不能數數相見

而侯且去矣余爲侯故不能無言而况重以士
民之惓惓耶故爲之記并系之詩曰
侯之來治用嚴肅風雷法豪姦風雷駛天澄鮮
吹萬同民安恬興學校勸課先陶人文格兇頑
賦役均靜不喧侯之去官于南民悲戀扳車轅
度再來旌翩翩棠之陰春晝妍勿剪伐萬斯年

陸豕宰莊簡公菁山祠堂記

沂吳興西南四十里而遙有山焉曰菁山當湖
陸比部胥峰先生之墓在焉是爲豕宰莊簡公

父余憶往歲嘗從莊簡公泛舟茗溪自埭溪卽
陸登金山之巔往返皆居停菁山宿陸氏冢舍
覽山川之秀麗懷英耆之典刑爲低回久之不
能發蓋形家者言有菁山如走馬世代出公侯
之吟故卜地者爭奔走焉胥峰先生蓋擇而取
之其是非未可知廼莊簡公實不信形家言徒
以先人一丘寄焉千秋萬歲魂魄所依每春秋
展祭不勝松楸霜露之感嘗曰當湖距此二百
里而遙吾子孫安能時時來此我必葬我先

公之旁歿而有知幸不失定省吾安馬顧謂少
子基志爾識之今公已定葬當湖墓有宿草矣
基志曰公意屬菁山而當湖也雖公神在天蕭
然往來無所不可然小子實識公語忽諸迺奉
公瓜髮衣冠葬于胥峰先生墓旁相去若干步
曰瓜髮遺悅衣冠體魄所憑此猶先公也因治
其生母某夫人生壙于此百歲後先公養于地
下有人矣又建祠堂三楹中肖胥峰先生像公
居昭位父子相依子孫歲時上食菘蒿悽愴如

或見之庶幾其先公志而遺訓之不隕越然基
志實貧不能具土木之費取足于市產醵金僅
克將事亦賢矣哉公生平難進易退晚登冢宰
不盡其用性喜扶植善類如飢如渴或云某善
士卽折節定交談對移晷不倦有事咨請降色
誘納必窮其底裡如圖已事余自癸未後數數
侍公于水邊林下測公之微而睹公之大卽地
滋萬類海涵衆流何以加茲今安得起若人于
九原而依歸之因記公菁山祠堂歲月懷公生

平不覺屢嘆時萬曆庚子長夏旣望

桐鄉烈婦某氏碑記

余憶辛卯秋吳閫舟中友人朱生玉汝爲余談桐鄉鮑氏婦某以烈歿事首尾甚詳時婁東陸大行少白同舟擊節賞嘆余卽筆其事湯錄中許爲製文豎碑墓旁以旌其烈大行捐貲倡衆而屬朱生任其經營今三年矣此日朱生遊白下數數督逋廼理舊聞爲之記烈婦姓某氏桐鄉縣某都囿人小姓子微甚幼字鮑文化文化

長病瘍遂稱篤疾父母懷貳且以女俾豪族聞於縣庭令濮陽君探女曰鮑郎癰疾若此豈若良配從父母貳不亦可乎女痛哭以歿自誓令悲傷撫慰之遂爲文化婦文化婁甚業刻字爲活僦居數楹僅蔽風雨婦日夜斂身執紼以佐之鄰里不聞其聲伉儷甚篤會歲荒文化病癩歿婦哭之盡哀夫族利婦改嫁可得微貲徐以謂之婦嘿然不謂不可而密紉其中外衣夜詣水邊時大旱水底揚塵顧視蹄涔中勺水宛然

遂俯身浸面而斃見且聞者無不悲傷其死而高其節庠士某等具牒有司給錢殯殮聞之部使者請于朝而旌異之禮也烈婦墓在縣治之某門外若干步夢禎故爲史官敬以丹管記其事且系之贊曰
嗟嗟烈婦女士之特桃李其姿冰霜其骨地穢處微貨親名踈誰曰不然而偶戚施夫病不棄夫死不改隕命蹄涔何其慷慨易盡者形不毀者心樹此貞砥以耀古今

秀水縣重修儒學碑

吾秀于江以南稱名邑而學稱名庠相傳踞地最勝自嘉靖中地師某者用四壬寅月日闢鳴陽門于甲方而科目益盛自後掄魁于鄉及禮闈者相踵矣近代官翰林者尤盛幾與南直之崑山華亭閩之晉江吾浙之鄞相埒雖余之不肖亦濫竽諸君子之後豈非地氣使然耶而十數年來至無有一人登名鄉書者抑盛衰有時與或有待與萬曆辛卯春東魯李侯以名進士

來令茲邑上丁釋菜先師于時璜宇圯敝殿堂
門廡幾不蔽風雨侯露冕卒事又明年休寧汪
君某以乙榜署學政至則寄青瑣于天寧佛閣
侯瞿然勿安乃議新之而苦于積歉民之勿圖
學於何有不得已出俸錢捐贖鍰補綴萬方始
易漂搖而輪奐侯之用心良勤矣侯生濟魯于
文學自其天性下車迄今以經術緣飾吏治補
偏剔蠹庇良法奸百里之內安于覆盂其政事
之卓卓者未易指數修學故政之大在侯則細
節也于是汪君介李生衷純走書白下徵以麗
牲之石見屬余安敢辭余念十七充邑諸生維
時誦誦何書游息何處與事何師羣何友朋氏
族面貌宛然記憶如昨日事耳然微聞近者膠
庠間禮教揖讓少衰于昔新學小生至與先生
抗坐不隅行不隨最下者倡優爲偶而酒食爲
囿此豈盡然萬一有之視三十年前有朱絃疏
越之嘆矣余願遊于斯者寧拙無華寧固無佞
力修其根本以無負李侯作興雅意則善之善

者至恃地靈徼寵榮儒者所薄余不願爲諸士
述也是爲記

通州重建潞河驛碑

上五年御史大夫王公下教兵大夫王公兵大
夫王公下教通州守張公略言朝鮮等國貢夷
所至每僦止民舍車馬紛沓街市非所以尊國
體柔遠人不便其議築館并圍墻廠房令容車
馬并物料工直以聞于是張公具報如兩公指
復言潞河驛當孔道業以圯敗隆慶中被火所

存僅數椽諸持節往來者給厨傳浮屠寺仍宜
并修支所節傳置餘金及所貯官房價等金或
佐以它額若而緩役胥靡泊所募民夫皂隸等
若而人足就事於懷夷狄仁賓客便遂移文諸
監司監司俱報可迺以是年秋七月之三日興
工因舊址臨潞河爲驛驛之西爲總會鋪其內
丞衙也丞衙之後爲監房驛之東爲來賓館館
朝鮮陪臣驛之後爲撫夷館館各衛夷人圈墻
若干畝中列廠房具如兩王公教云其址以丈

計者從四十七廣二十二其大小廳事及東西
廂門樓等以金計者若干起秋迄冬僅百十有
餘日而告成民不疲而財不耗亦神矣公故夢
禎博士師也今歲春以移疾道通公出勞苦境
上遂留旬日暇因從公遊步其處則見其門闕
駸駸堂皇軒峻曲房窈窕階除爽塏沈沈乎楚
楚乎畿輔之壯觀也而扁額名義俱公所意裁
如曰四方攸同如曰渙號如曰綸音如曰不皇
如曰來賓如曰歸心如曰向化其語約其旨微
卽歌皇華獻楛矢者遊居寢臥其下觸而思焉
其周爰之慮頌聖之衷寧不益篤而徼惠于公
訓無窮也哉雖然澤門招尤于版築廚傳見抑
于元康以古揆今有不然者則何以解也蓋公
東魯人生洙泗之鄉而探河洛之秘澤于道德
而波及于吏事其令三河及守通卽無不釐然
舉者詎一賓政爾也然則公之所以能用民而
當上意固有本哉固有本哉是爲記

高淳縣重濬天生橋河碑

我聖祖初定鼎金陵時京口尚未開通陸運者起雲陽而水運則由江陰出大江沂波濤五六百里或路不測聖祖閔之乃令開溧陽之廣通壩置閘啓閉而鑿溧水脛脂岡二十里成河卽今高淳天生橋河是自有此河而吳浙之運皆由固城等三湖直達秦淮稱便計已後成祖定鼎燕京開京口置閘通吳浙運道而言水利者祖單諤蘇軾成畫仍築伍堰以成吳浙陸海之饒于是宣歙諸溪及三湖之水皆不得入太湖而逆達之江于是高淳等五縣之腴田半爲蛟龍之宅矣而尤賴天生橋河一線之流可以殺湖水入江之勢而不大至于橫決則此河之開塞其關係高淳等縣之利害蓋尤要已萬曆丁亥夏大水而所謂脛脂岡者崩裂數百尺填塞河流湖水大涌而五邑僅存圩田皆以廣陽侯之居可嘆也於是五邑有司以濬河請不啻如拯溺救焚卽五邑之民不憚征繕以待上命而文移往來動成寢閣又五六年而丁侯至初下

車進父老問民疾苦僉曰無如濬天生橋河之急侯曰然遂條上便宜兩臺時撫臣朱公是侯議檄侯以高淳之賦首事而當塗直水衝利害共之量助工十之三侯奉命星馳相度成筭在胸謂民貲不可急料也假官帑編銀以寬之謂苦役不可法繩也選耆良大姓以督之謂財力有限不可令侵冒也委勤恪丞或以監制之始事于今歲二月某日休工于四月某日爲費僅六百三十金有奇而大役已迄河流復通報成于撫臺朱公大喜嘆其神速下教褒美仍令立碑示旁近居民有擅盤剝之利而竊下土石壅河流者罪如律而聖祖之遠謨五邑之永利庶幾弗壞然非丁侯之精敏與朱公之委信則其功終不成余以此嘆任事者之難而任任事者尤難之難已丁侯治淳如隆學校正風俗緩征斂清獄訟諸治行無不卓卓而其最大者在茲役遂以韓生仲雍等之請而記其事蓋不徒張丁侯之功且以爲他日任事者勸焉

少師申公新置吳縣十畝都下扇六畝役

田碑

前少師大學士申公吳人也輔政十有五年總
揆居半繼江陵嚴苛之後壹意敦大簡易與天
下休息公雖謙謙不言勛伐而四時成歲功歸
亭毒有不可掩者上方信任公不衰而公懼然
念止足之分堅請骸骨上遣中使諭留再三不
可乃遂公請公歸未幾而天下亦少多事矣公
時年未六十神明安閒步履輕捷如少壯人園

而居栽花蒔果木進布衣知舊談說生平咨校
疾苦每至移日或相過從故所遊歷處以寄其
嘯咏閒適之樂佛廬道宮村莊里社輒跡幾遍
公蕭然巾履僮奴不譁人或不知爲公益公平
易忠厚爲鄉閭所親安如此公歷清華至元輔
垂三十年祿賜累鉅萬給衣食施與外輒買田
曰吾不敢靡上恩計公歸田僅若干頃公籍吳
縣十一都下扇三十二畝而所置田歸并本區
六畝歲輸官稅必先以爲衆勸又念旱澇非時

賦役繁重長賦者將不勝賠累而官戶獨完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慨然割腴田二頃爲役田收
其息派爲四三以給長賦者而一以分給書總
諸役凡出兌差解一切經費倚辦寬然而有餘
蓋公之大者施于天下而緒餘以潤一鄉其用
心厚而事可紀者尚多此其一也昔有宋范希
文先生旣爲相置義田贍族錢公輔記之吳人
至今以爲美談希文後五百年有公役田贍及
一里視族公且廣焉余嘗歎江南士大夫名位
如公而田產僮奴數十倍者不之獨以義舉遜
公何耶公以廉慎謙厚持身裕後二子武庫君
孝廉君皆擇地而蹈甚有家法僮奴斤斤無扞
文罔無論十五年宰相卽一命以上有是乎余
在公門墻自丁丑迄今十有九年而吳浙相去
僅百餘里耳目所漸知公最詳受命記役田事
因略及公生平以勸鄉之有位者且附錢公輔
之後云是爲記

重修漁梁壩碑

王者建國置郡則水利其首務哉溝渠之制坊于前古隄防之政詳于漢代或以宣其壅滯或以阨其末流使其有餘不足相通相濟而不爲民患則財利興焉風氣固焉水利之重也如是余初至新安方伯文明府治具邀余汎舟溪水順流而下至一巨防壘石所爲如城如墻水過其上縣流湯湯疾雷忽作素練飛翔滔滔汨汨達于錢塘此何爲者弼曰漁梁蓋漁梁之築也久矣而近始修復禹廟相連崇基偉製屬以層

樓憑欄四望萬山在目晨煙夕霏頃刻異狀蓋一方之壯觀已是夜樂而忘歸次日別方明府爲白岳之行遂登黃山窮海子之勝返乎溪南則有青衿生陳其志等九輩贅而請曰曩者漁梁之遊先生樂之而不知其關乎郡治者大也今幸吾郡邑大夫協謀士民同力以克修舉敢微寵先生惠之一言記其成功謹再拜以請余徵其說曰漁梁之始創也不知何時嘉靖間郡守段公修之則編戶日富生齒日繁許文穆公

是年登選歷詞館大拜自後人文彬彬稱盛邇者摧稅之役起姦渠挾巨璫爲市視新安不啻金穴前驅入境閭閻若掃賴吾郡邑大夫蒿目補救不至大壞然亦困矣卽賓興仕宦視昔亦少衰而梁壩之圯適會其時咎將誰任哉蓋紫陽爲郡治主山其水合於大溪非漁梁則水瀉不收故漁梁不可一日廢已余曰止是乎夫山之液流而爲溪小溪合爲大溪茲溪自黃山而來合小溪何啻千百詎惟紫陽一溪建瓴于高山而入江趨海箭流不足擬其駛數百里之內耕于斯汲于斯惟水是依而不爲蓄其流格其濫尾閘之去無涯山下之出不繼如民命何故隄防之設聖人裁成天地補贊造化於是乎在利國利民兼濟之術也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崇伯堙洪則彝倫攸斁禹錫玄而告成功則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故水治則五材六府無所不治否亦無所不壞水政之大如此而隄防其一也郡邑大夫之所甚急

也若以編戶生齒一時之盈縮科目一時之多寡紫陽一水之紆直而使漁梁任其功咎則今日之漁梁僅爲堪輿設也乎哉堪輿小術君子固不道也是役也爲費若干官以贖鍰先之而閩右繼之各任其半凡若干月日而畢工是爲記

快雪堂集卷之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傳

張太宰恭懿公傳

蓋明興而杭有名尚書兩曰于忠肅胡端敏迨公而三忠肅功在社稷而身蒙難端敏翊贊太平而享林泉之樂最久人尤慕焉然兩公俱本兵至隆萬間而公以冢宰顯其名位與林泉之樂足將端敏而出處瑩潔不啻過之公立朝大

節具前元輔婁東王公神道碑而終身敷歷次序及一言一行之懿又備載年譜余小子卽有論著烏能加而公之孫郡守君請之甚力因憶余以少司成赴南京公親辱顧誨且期之公雅不報客謁一旦施于余或者以千秋之事見托未可知乃不辭而撫公生平尤卓卓者爲張恭懿傳公浙之仁和人諱瀚字子文元洲其別號公幼卓犖敏惠異常兒年二十四舉于鄉爲嘉靖甲午明年成進士歷兩京郎署郡守藩臬而

至大官所至輒有聲績自少至老猾宦途者四十餘年中間再居憂一謝歸而最後以南工部尚書入爲冢宰蓋是時上方銳精吏治而江陵相用事以嚴肅佐之內外吏莫不惴惴重足一跡洗滌以稱上旨而公獨持大體濟以寬和一時良二千石賢監司俱出公選用吏治烝烝爲一時之盛無幾何而江陵相奪情事起初廷推冢宰公名在三上越次用公而江陵相自以爲德不無希公報遂徼上中旨屬公諭留而公

毅然不可然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江陵動以微言因流涕江陵滋不悅卒中公以歸是時朝紳爭倡保留之議一國如狂而忠義之士觸忤雷霆幾不保六尺士大夫氣折而不敢動微公誰為綱常左袒者公雖歸而名重于九鼎大吕公之賢寧俟蓋棺論定耶公年六十三為冢宰六十七罷歸歸十有八年而終年八十有三公身長不踰中人精神映發雙眸炯炯如電心事粹白議論簡易性儉率自奉無兼珍

重采飲不至醉樂不至淫最喜讀書卷帙不釋手少擅丹青晚盡弃之詩律在建安大曆間文取經世不經藻績書法大令智永最喜為人書雅好山水家居半湖上歷宦祿入無私臨終檢篋笥無厚蓄此可以觀公廉矣史臣某曰余初入仕張公方在銓衡其年九月長星出而奪情事作自張公歸而繼居銓衡者六七公賢者不久久者不賢士論益思公不已近世柄臣無如江陵公專而公在銓衡五年稱最久然能舉其

職不廢江陵公雖晚節不終而丁丑以前頗能
虛已畢公之用居然賢相已余因論張公而思
江陵識世變存公評云

吳明卿先生傳

余知楚有吳明卿先生凡三十年近歲辛卯始
得謁先生于吳門舟次是夜維舟寒山寺傍驩
飲幾徹曙臨別先生顧余語甚悲曰吾七十老
翁難再涉此恐無相見期鵠首再拜珍重而別
又一年先生訃至矣先生故宜有傳惜余非其

人而先生之子士良請益堅乃採摭先生行事
尤著者次之云爾先生姓吳氏諱國倫明卿其
字先世籍嘉興爲余同里其始遷楚而家興國
自賢忠公五傳至先生兄弟四人先生最少先
一夕鄰人夢神人乘雲黃袱荷書下其家明日
舉先生先生神宇朗發慧解非常性豪爽不喜
問家人業而下幃讀不休方治博士家言卽陰
治古文辭及詩間出一二作已英英耀世矣嘉
靖己酉舉湖廣鄉試首名明年庚戌成進士又

明年辛亥授中書舍人司誥勅故事中舍直兩房者俱委瑣雜流內閣大臣頤使之如佐史然先生以特例選入不少爲屈是時吳中王元美歷下李于鱗主盟文章門庭高峻而先生與長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等往來文酒靡間號六子社名高毀集公卿以下側目焉相嚴雖意忌先生而陽好之且冀其爲已用拜兵給諫德之而先生所論列自若一不規相嚴意會楊忠愍以曹郎言事醜詆相嚴論死而倡

爲奔哭賻贈作詩輓之且經紀其喪者皆六子之屬先生所作輓詩六章猶稱悲憤飛語旣聞相嚴大恚曰吾故疑吳生非長者果然時以星變察吏謫先生江西按察司知事久之量移南康推官先生優游白鹿匡廬間意氣自若有古來薄命婦不自悔蛾眉之句然相嚴意終未已且以京察罷黜先生徐文貞力解得以推官調河南歸德居無何自免歸相嚴敗就家起先生福建建寧同知擢守邵武蠲煩滌苛治尚寬平

秩滿課最恩綸寵逮已復坐毀奪三階謫知廣東之高州治尚威猛吏墨誨盜者民豪舍盜者俱論治如法會流倭犯城三先生擊却之三軍府上功賜金褒賞亦三高入德其保境完民生祠尸祝之初先生聞倭至倉卒議城守先生鼓衆登陴畫地而守人人自堅先生入訣妻子探一書囊授蒼頭奴曰卽不諱爾投吳謁王長公以此付之蓋藏稿也其臨事慷慨如此此豈徒塵塵以文雄世取令名云爾哉先生自謫籍

歷郡守藩臬所到俱有聲最後爲河南叅政先是江陵相在翰林與先生雅故後稱元輔當國禮絕僚舊而先生故態自若新敬不加時以入賀至遂中論劾解組歸先生以兩忤權相起而復折竟不至大用時論惜之然而名益高天下能言之士不東走吳則西入楚蓋六子之屬稱長年者惟婁東與先生中原相見足稱敵國客亦相當云先生歷官三十年橐無餘財初州城創宅盜入遺火僅餘瓦礫再構文本園尋轉鬻

他姓最後得地于北郭外師山之陽湖水環之
先生曰可矣導湖爲池疊石爲山下爲甌甄洞
雜埒卉木而題曰北園先生日與賓客遊咏其
中酒酣起舞漣娑童子從旁雜奏笳鼓望之者
以爲神仙中人蓋州有園自先生始人謂園勝
州吳公勝園知言矣王元美先生卒先生自楚
入吳哭之盡哀歸楚無何亦卒年七十海內文
章連失兩先生歲在龍蛇亦厄運使然哉先生
所著有甌甄洞藁續稿凡五十四卷行世其黃
楸之符耶史臣曰自屈宋下楚才何其侈耶明
卿先生起嘉隆間嗣響李何齊鳴五子甚且超
乘而上豈不憂憂乎難哉至其緣儒筋吏寬猛
適宜牧守監司悉善其職尤足爲文士吐氣惜
其不大用令以甌甄終也然其著書表見遂與
弇州伯仲采詩國朝者吳楚其大風也哉

于長公傳

于長公蓋余門人玉立字中甫之父諱明照字
元晉別號見素其先在宋自汴南徙遂爲金壇

人入國朝稱著姓代有顯者而契玄素齋最著
素齋生勵菴諱未舉鄉薦行在儒俠之間生丈
夫子六長公其冢嫡也白晢魁岸美丰姿語聲
如鐘望之翩翩如仙少辭祖蔭以力學顯登順
天丙子鄉薦時兩弟叔某季某業前長公先後
舉于兩京兄弟三人同計偕者再歲庚辰叔季
成進士而長公發于子仲癸未亦成進士于是
長公懼然懼曰天其盈我乎盈則溢吾其以謙
承之遺書規仲甚切久之引例乞恩遙授南京

都察院都事歸而闢園郊南因下爲池散植荷
柳龍山之陰時竹萬竿從昆季朋知日娛其間
風雨不阻或勸以小殖生計笑曰雲水淪漣竹
樹葱蒨怡然此中寧嘆不足耶中甫性耿介不
阿又佩長公訓勉爲忠貞所居閒曹寡務益結
納名流紬繹天下大事得其要領抗疏言得失
觸忤大臣幾陷不測人情洶洶爲長公危或有
所刺譏而長公談笑自若曰此吾意也然中甫
竟無恙人益多長公識長公雅叅玄世味淡如

異人閻希言李徹度從長公遊甚習然而不非佛達觀可禪師至長公首迎之因戒殺且遣中甫從遊人或嗤長公有子而才不勉之仕進令習無生此何異適粵北其轅哉長公嘆曰是非而曹所知兒生高門成名早宜置之枯淡中以折其驕萌養其福氣其識度深遠如此長公孝友忠篤知大體而善斷勵菴公身後頗多事非長公鎮靜內固根本外致綢繆則于氏幾殆叔季宦遊家事一秉于長公率後已而先弟教諸

子苾羣僕內外肅然撫兩弱弟如子其平居一言一動惟恐失兄弟驩老而彌篤小有外侮輒身當之未嘗遺弟以難以故兄弟間最相友愛實長公倡之也與虞太安人居四十餘年相莊至白首未嘗以私喜怒傷伉儷之重晚廣嬪御馭之以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教諸子嚴甚諸子進見皆屏息不敢仰視小有過輒撻之賓朋在前不避或曰父不當爲子隱耶笑曰不然過之大者當爲子隱今小過耳如其不恥隱之適

以成其不肖如其恥之媿之可以杜其將來族
既廣好惡多有乖違輒取平于長公長公既恩
禮素洽又臨發中微咸意解心折去至有大不
得已輒損已以平之故宗黨翕然推服長公無
二隆慶中吳民承用事貴人風旨齟諸大家訟
牒紛然攘臂詬辱無何用事貴人罷去後來者
盡反前政豪家或駕言前事以規利報怨而長
公不然鄉民唐姓者嘗挾長公十二金而懼禍
因鬻其子女償前挾長公大爲感愴還之金併
還其子女因偏召諸嘗挾金者盟而遣之曰貧
民得錢隨手散去必徵之將重旣去之財而輕
人命吾忍耶於是諸挾金者皆感泣散去其他
市義立然諾脫人之阨存人之孤事甚夥詳具
誌若狀中長公于文好蘇長公于詩好陶淵明
邵康節曰此不當以聲律求之水聲林影間試
一研誦便覺天機激觸萬慮都捐耳嗚呼長公
行卽長者至其胸次實有天風海濤氣色明而
未融以昌其後所謂挹彼注茲豈可量哉太史

氏曰嘗讀漢史至于公治獄寬平知其後有興者而預高其門以俟之後果有廷尉定國天之可信若是長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之厚也吾聞于氏彘彘一脉則芮太夫人始以內行培之海爲百川之會自崑崙而尾閭非一日已然培之難剝之易後長公者其慎所培哉

張御史傳

張御史者諱應揚字以言徽之休寧人其遠祿爲漢文成公良子孫自夾川徙居礪里父曰宣

母吳而公生于倪公性至孝喪母倪及小祥會學使行部或欣公曰禮嫡母在不喪生母子宜出試以慰尊公公毅然不可年二十五始藉爲諸生貧無以養糊口鄉塾諸生凌晨造館見有虎踞師席甚怖諦而後知爲公傳告驚異壬午登鄉舉成癸未進士謁選當爲令得吾浙之蘭溪俗侈遣女女生多溺死公下車卽禁溺女全活頗衆壽昌令某有寵于執政欲飛田稅于蘭公履畝定界迄不能侵歲苦旱公步禱盤山之

龍湫雲一縷隨公後應時沾足且置社倉廣積穀設法賑濟以故比歲不登而民不苦饑己丑召入擢南京浙江道御史卽日改貴州道蓋異數也在臺慷慨建白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庚寅巡京倉宿弊釐革殆盡癸巳按山東丁吳太孺人艱望閭號踊徒跣五十里而至喪次依苫塊三年無越禮有請謁者謝不與通丙申復除雲南道是時上厭言者章奏入一切置勿省而公抗疏請補臺省惜人才重銓衡親批決數事侃

侃千言事雖不行而直聲振于朝尋出按滇滇去輦轂萬里民夷錯雜部使者或以荒遠故溺職而公獨矢心莅事不爲具文屬順寧代侯二酋構兵焚滄漾二橋勢張甚公從容龕定不爲窮兵後上錄公功賜金褒美往恤刑有專使是時上屬按臣公得盡心省豁冤濫方讞西迤榆城則久晦而晴及讞洱海則久涔而霽活人感天其應如嚮在滇三年得代改按閩先是公署爲稅使所踞公預檄出之旣至裁省不急以紆

民力時閩有規爲不靖者公剪其渠魁而已餘置不問冒暑行部入漳覺神氣不振調攝逾月扶病發疏跪不能起猶奮筆出寃繫十數人未終牘手振不能書遂困至形嚙語無非爲地方計僚屬入視強加冠紳言不及私而冥庚子六月十七日也檢其橐惟圖書數卷公天性孝友父視伯氏而子視叔氏之孤生平無私殖居官幾廿載囊無贏資或勸公爲子孫計答曰士處世若蓮依水在汙泥之中而不染足矣公非徒

言之亦允蹈之善屬文奏疏愷切條暢有賈生陸贄風調他文亦善所著有星軺草等春秋五十有一子成斐有雋才擇交遊稱公佳胤云舊史氏曰萬曆中葉上薄言官甚言官亦索然自廢骨鯁退而髡茸進矣新安張御史體貌魁梧矜大節自爲令至入臺兩按雄藩俱有聲績然身沒僅存圖書至不能庇子孫非錚錚者乎相傳公卒後稅璫入弔旋風忽起火其奠章稅璫辟易下拜公之靈爽故如在耶余至新安叩其

事于所知良信因論次其行事爲張御史傳云

呂先生傳

呂先生諱煥字堯文養心其別號也先是其弟泰與公與予善予以泰與公故得瞻先生且有姻連旣沒而其子元啟以泰與公命屬不佞傳先生行事不佞不敢以不文辭滅先生芬芳不揚也于是作呂先生傳先生其上世居汴建炎中有繼祖者官崇德以兵故不得歸籍崇德因世居崇德云自以寧公而後凡數世而後有沔

陽公沔陽公伯子爲先生先生而有異徵十六舉博士弟子員不售輒歎曰丈夫當雄飛吾惡能低首越雞隊中遂棄去隸籍太學已而復不讎而先生遂謁天官選授廣東靈山丞稟職惟謹採珠之役黃金不糜而民稱便上官稱才焉乙巳遷贛州經歷去時靈山合浦諸父老子弟無不攀車轂涕泗交頤者居贛多異績復擢宰保定先生不以催科期會爲急直指使者故聞先生賢行邑輒問馬價幾何先生時未集也

日且下春矣先生出召耆民謂曰吾旦日且空
手當直指氏呵督寧戀戀一進賢冠而鞭箠使
爾耶耆民感泣赴內老幼肩踵日未曙而馬價
畢集矣驗無左直指氏能之遂薦循良第一庚
戌北虜薄都城保定空然草野耳無藩籬者先
生曰不有城是血我赤子而予虜共壤也城之
便請兩臺兩臺如先生議而先生周省于輶馬
畚車車輦間者夜如日蓋越月而城壘如矣於
是薦剡交上得判辰州辰州故楚劇邑而穀粟

繁重苗且屢警先生贊開府公多計畫者沅州
城故圯開府公廉先生能檄城焉而先生督辦
如保定時沅由是用休丙辰擢山西行太僕寺
寺丞間道省沔陽公牽裾不忍行勉就職終以
親老上天子書得解歸沔陽公雅好賓客先生
日具毳幕卮酒奉諸賓客驩假以驩沔陽公太
夫人晚事佛先生亦侂事之若受戒弟子然其
言承志父母如此史氏曰語云嗷嗷之德不足
就也嗷嗷之食不足狃也呂先生疆毅敏果以

快雪堂集 卷之九
彼其才餘于淬刃矣而位不三旌祿不千鍾董
露穎末所謂嘽嘽者非邪乃其置祀田振疏戚
篤意宗祊者又何廩廩款款也嗚呼什一行于
官什伯行于家呂先生之志慊矣

卓激甫傳

嘉隆間弇州王長公執文章旗鼓號召天下天
下之士靡然從之得一坐之驩一語之譽欣欣
然如享太牢登春臺日中遂已爲無千古矣當
是時浙士最著者蘭溪胡孝廉元瑞仁和卓光

祿激甫蓋儼然以附庸自命云兩君子之著作
具在其工拙不可掩然文章道喪久矣與其逃
之母寧附焉吾取兩君子激甫以去歲六月卒
于京師而其子爾康爾昌故從余遊爲作卓激
甫傳激甫諱明卿其先遂安人遠祖復初忠貞
公從弟忠貞殉節革除君復初避地奉化轉徙
山陰仁和贅宋子孫冒其氏復初七傳至激甫
始復稱卓氏初徵甫與伯兄俱業儒而性豪舉
不樂抑首伊吾乃從父策徙而之賈受賈踰年

業已精其術忽嘆曰丈夫亦欲畧知仁義使長者轍及門耳寧能以賈豎終耶遂發憤下帷盡取古人書讀之而尤嗜詩二十五補南太學生詩名已籍籍都下國子先生待以異等歲辛酉伯兄舉于鄉澂甫喜甚吾父一命有托吾可優游爲千秋計矣已而伯兄天澂甫始大憂念無以慰尊人乃從選闕下以例得光祿監事需次一年復歸而奉尊人七箸是時澂甫詩名益進交遊傾天下歲戊寅始謁弇州先生先生亟揚之澂甫益自得高步濶視性又好雌黃自快高青天而下黃泉仇口間作或相引避去而澂甫終無他腸肝膽曷曷如洗久之謂薄者歸厚矣疑表者信衷矣澂甫有至性先後居母若父喪哀毀過人終制不御酒肉旣免父喪赴闕補良醞署丞遷典簿光祿職尚方膳日與貂璫伍諸奸窟其中出入莫可究詰而典簿總寺事稱至難澂甫治事自若初若相詬病久之相謂曰夫夫一無染指吾曹何爲一宮人文物故而餽藉

自如廉其實將奏治之監宮叩頭引罪卒除其籍劉天裕者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緹騎相緣爲奸以僞篆支光祿司空畫工歲餉若干事覺下典簿訊緹騎故匿弟而身對簿氣張甚激甫徐以他語鈎之其人感悟出弟底法而已得末減爲鬼薪都人大服時卿王公意在節縮而激甫能引大體爭之匡正良多官譽翕然寺倉圯衆議新之白金激甫欲倍之卒如其議又欲減諸郎日給肉亦以激甫一言止王公嘉激甫

練達不阿每事咨訪焉已遷珍羞署正當事者才激甫將羅之史局而銓衡又欲以大郡司馬借之其年六月一疾卒時年六十先是元旦有惡夢而同官范守署初昏時見披髮者疾呼曰五人當之三嘆而滅蓋以此疾隕者四待激甫而五激甫于書無不窺于才無不宜于事無不練于小道曲藝無不精曉少有大志勉就貲郎以一割自奮結髮論交至老死海內知名士無不與遊者至布衣詞客與名一技者望其門若

歸矣饒酒德觥籌達丙夜明日客被酒臥課家
事畢衣冠就客起居矣施予至慎然赴義如渴
不恪傾囊初至京邸時李奉者逋官錢將鬻女
行哭哀甚立予十金女得不鬻買任城婢以其
姿類已中表女立遣之不追其直又熱腸狗士
不必識面鍾生懋者奇士而稱能詩母被崇雉
經婦姑素勃谿宗人訟之歸罪于生坐死係德
清獄激甫故善令陳一日請于令視生禁所日
暮故不出令遣人趣之出報曰世有孝子蒙異
冤而力不能爲之白寧與俱係耳令感悟立請
于當道得減死論戍然于生非素交也卽古稱
俠烈何以尚茲詩法中唐近步歷下稱能品兩
都名勝吳越山水題咏幾盡矣所著有卓氏藻
林唐詩類苑卓激甫文集詩集續集北遊稿數
十卷行世子三爾康爾昌爾臧俱文彩能世其
家太史氏曰激甫翩翩俊流執鞭大雅其行誼
凜凜有賢豪長者之風而不得以科目顯君子
惜之然世所稱科目者或齷齪無所比數儕于

市人獨蘇氏婦所詫位高多金耳以此視激甫何如哉卽貲郎何辱矣而不爲以休曰賜子

包孝子傳

孝子姓包氏名世熙字某太學生世居嘉興縣德化一都副憲樾芳長子余婚家也幼有至性事副憲公及母曹恭人曲盡誠孝或有疾痛私與婦屠對泣比復而後驩然也萬曆庚辰副憲公遘病幾死世熙露禱哀號至嘗糞以辨甘苦始病迄痊五十餘日未嘗一解帶卧居久之夢

從表兄諸澄甫詣拜城隍之神各詢父年壽所至神謂諸曰爾父壽六十三次謂世熙曰爾父壽止六十爾父子多口過宜切戒之旣覺汗流驚懼甚至辛卯四月諸父錮卒官年果六十三訃至大恐旣不敢言之人又不敢聞之父日夜憂怖密室閒窻流淚不已若傾刻大變來者時武林如法師寓錫東塢通達佛乘就而謀之且曰吾聞古人有減算延親者遂商定一疏密書之涓日潔齋禱于佛前願損已十齡續父餘齒

抗詞宣嘔淚隨聲注哀感左右莫能仰視然其事祕獨一二緇流知之耳其年應試歸自南都不一月暴下卒異哉先是副憲公偶過僧房微聞其事意亦誕之絕不語人子旣死雖復哀痛亦以爲適然之數故不之異也蓋副憲公年始五十有九未至六十且虞妖夢是踐而今且過其二矣豈真爲子所延耶抑偶然耶今歲七月過余池齋因話其事適如法師在坐從而證之遂屬余爲之傳余因嘆一切世界因果年壽短

長皆因心建立心無彼此故因果可以改易年壽可以相通異類猶然況於父子武王告文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武王九十三而終父可與子子獨不可以延父乎而道書又載暗中神明察人罪惡輕則奪算重則奪紀旣可奪也亦可予也心力轉移猛於排山速於屈伸臂此豈凡情所能測量乎哉乃世熙不難以身代父卽修短無論矣因作包孝子傳令行於世以待夫修郡乘者採焉

峩嶠山別傳老人傳

峩嶠山世傳銀色世界普賢大士領千二百菩薩住持處也往達觀師之遊余恨不能從有峩嶠今夜雪誰伴佛前燈之句顧不知彼中有別傳老人今年八月得達觀師棲霞問寄老人事跡并陳太史所撰塔銘一通於是始知有別傳老人以達觀師意爲之立傳老人諱慧宗別傳其字湖廣德安府雲夢縣汪氏子生而凝寂不樂世相七歲投白雀寺僧通徹薙髮九歲師亡

有王居士者引之入蜀至重慶府綦江縣永興里海印石門寺依僧宗實受具戒嘉靖甲午登峩嶠顛禮佛次時雲氣乍斂杲日當空見一異士金色小舟歷銅塔崖而沒述於得法師謙公謙曰爾大有緣此菩薩示現也自此以荷擔山門爲事矣居山四十年自白水至山顛樓觀像設之屬無不鼎新充拓儼如天宮化城遠近瞻仰嘖嘖稱嘆隆慶己巳始出山遊京師萬曆甲戌渡海禮觀音大士戊寅遊五臺再如京師返

五臺有終焉之志師生平嚴持戒律不喜作紙墨文字曰三藏教典亦是糟粕更饒舌何爲先示寂三日忽云將西歸澡浴更衣結跏澄息誦佛號不輟至期召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日不能無言因唱偈曰生本無所生死亦何所有這個臭皮囊今朝成腐朽弟子鳴鐘鐘止忽開目續唱云云安然而逝世壽八十一僧臘七十五塔在四會亭下師生平靈異最多嘗至新津興化寺鍊排之不勝勞苦白板首求退遂往富民某氏之門趺坐七晝夜乞若干緡齋僧主人初不樂施至夜光明徹屋驚異跡之光從師坐處起始皈依敬焉又往漢州金堂縣擊魚募化其聲所應不定東擊西聞西擊東聞一夕大雨師不出戶魚聲亦遍田野村民物色之師但安坐神祠而已其渡海也見白衣大士坐金色蓮花冉冉雲氣中同舟五十人獨師與一成都僧見之弟子鎮滄未薙髮時從師荷擔甚疲師問曰耐煩乎應曰諾行一二十里復問答如前不

少惰乃于雙飛橋爲滄祝髮憐其愚令炷香跪
大士前頂水盂誦祝聰明呪一百過歷年至白
水猶如此一日寺災滄跪請師休去師數而罵
之滄於是作入水想祝空曰殿宇旣空願保庫
司無恙遂歸庫房默坐頂水宛然火至自滅乃
知師生平造就弟子皆此類也論曰別傳老人
踐履純白以莊嚴道場爲佛事其向上一著子
雖不聞其曾見何人嗣何家宗派要之乘願輪
而來不可以凡情測者也不然何其臨終之際

如脫敝衣言句超洒有若此乎余傳老人事時
在霽川道中新雨初收山川如沐老人常寂光
中其一解顏不報宗英時來澗中澗書念祖道

留會素菴法師傳

海州大士真辯陸山僧于寺

師諱某某襄陽鍾氏子壯歲棄儒遍訪知識至
南陽留山寺禮泯菴休和尚祝髮飄然一盃歷
伏牛清涼受具戒于京師依秀法師習經論凡
十一載精其業南禮補陀過白下白下名流針
芥自合以攝山講席留師道聲大振師亦樂茲

山幽邃誅茅築室棲遲十年一日扶杖將行留
偈淨業堂云自入棲霞已十年東修西補未曾
間掀翻瓦礫成禪院除剪荆榛作菜園每煉蔬
羹供海衆恒宣大教繼先賢如斯匪爲兒孫業
留與同袍萬古傳其氣韻可想矣已而爲衆復
留會殷宗伯邁送瑯琊大士真儀到山卽于寺
右卓菴供奉于時宗英朝袞鄉紳緇舊滄服道
風萬里一契或捐金像或題扁額競磨頂踵爭
出資財金碧參差烟霞輝映地因人重信不誣

巳乙酉冬大士殿不戒于火金軀無恙會聖母
慈旨宣賜金縷袈裟大士畫像且勅建多寶塏
法運益隆大工隨舉明年殿成師身長幾七尺
頭顱方直面目有光隆顙豐頤音聲如鐘生平
踐履如水雪隨所酬應春溫日旭人自意消說
法直截簡易不爲峻語而格頑導迷遠近欽悅
凡講華嚴大鈔若干座法華楞嚴若干座諸大
乘經論又若干座以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三日
後夜示寂一月前火疾作端坐說偈策進諸弟

子令勿爲衰麻哭泣期至沐浴跏趺結手印念佛千聲回向畢大聲說偈云云遂化三日中夜火滿山若列炬世壽七十五法臘五十師生平瑞迹甚多初至攝山演華嚴至入法界品增放五色寶光又一日講法華至寶增品見空中光相儼然汪司馬道昆爲作銘記司馬公兩舉無遮大會于新安焦山皆師主之其在焦山見異人數十曹伏師前以脫苦謝司馬見亦如之丙戌大饑僧衆絕食而蕪陰郝氏裹百斛米至初登殿禮佛驚謂曰是夢中教我賑米佛也辛卯冬講法華于婁東之淮雲至從地涌出品毫光繚繞法座下經久不散次年應蕪湖講期度江風浪大作師呪觀音力應聲寂然其他毛舉未易悉數馮夢禎曰余初識素菴師于吳閶見其道儀和粹應接詳閒余固欽異之而管登之先生至以其品當與達師上下蓋達觀師深心載物猛氣直前如獅子遊行萬里無侶而素老則迂頽剝落渾無際涯雖雜之凡人嫗孺將無擇

快雪堂集 卷之十
焉而其一 段利生真切之力謂之不媿吾達師
可也

快雪堂集卷之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傳

周母薛氏往生淨土傳

語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又云
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無禪有淨土萬修萬
人去吾甚服膺此言今世實心參禪者絕少而
又不能一念皈依淨土臘月三十夜到來未免
手忙脚亂隨業受生長淪苦海痛哉余感吳江

周母往生事爲之立傳令丈夫學道者勸焉周母姓薛氏吾郡之嘉善人宦家子其母夢長庚墮懷而生寔嘉靖庚寅五月五日也十七嫁吳江周某爲繼室尚書恭肅公子以孝謹聞二十八寡居遂有意淨業初掃室供觀音大士異香經日不散香烟上蒸爲脂幻成蓮花枝葉分明數日而滅癸酉歲夢感觀音大士警策遂斷葷血委家事諸婦專修淨業自此始諸子俱向善不扶而直方外淨侶凡過吳江者無不受齋周氏遠近佛宇像設凡有興建無不受施周氏他如築橋甃衢義田義倉一切善事無不勸爲之以故周氏昆弟大爲叢林所尸祝而母薛之名愈彰薛生平好誦法華華嚴金剛般若等經及行慈悲懺法晚歲益精進加課圓覺日五百言掩關而居子若婦問訊圓光門外頃刻而退畧不及世俗語丁亥五月病胸膈脹諸子請弛關延醫醫謂血枯當服牛羊乳及藥酒薛不可曰吾十五年咬菜根柰何戀此色身破戒乎遂毅

然拒之自此專持佛號畧進藥餌至八月疾益甚戒諸子勿進藥善護吾念吾西方緣熟矣至十九日戒母進粥諸子強之粥呵曰而輩以此爲孝乎此世間情耳欲離生死直須打破情關而輩素談此理到此了無干涉吾十五年向佛懺悔求生西方今日期至而欲却之乎而輩但稱佛號助我往生足矣幸無溷我九月初六日啟懺摩道場曰但爲我懺罪業不得祈我住世是日有兩蟲撲面不去曰兩蟲在寢帷中三月矣是吾夙業任其啖食吾惟以慈悲心待之於是益高聲念佛蟲啖右頤良久復啖脣時佛聲至陀字蟲觸口氣遂滅初九日語諸子曰懺法圓滿吾事畢矣吾讀圓覺知四大假合了無身執一切痛苦棲泊不上但報緣已滿不復住世而輩沐浴更衣齊聲稱佛助我化後無令不淨人近我仍令佛聲不絕吉服送我入龕迎至川堂供一佛二菩薩龕安西向閉龕之後服衰麻設幕中堂以盡世禮龕前香花爲供上食用平

時菜果宗族親黨傳吾意不煩虛費奠享初十日索香水淨身念甘露真言三遍蓮花香忽然滿室著淨布衣戴誌公帽安詳徐步跪彌陀前念香偈焚香已念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佛三拜跪拈數珠念佛一百八遍起面彌陀坐所淨禪椅捏金剛拳念佛千聲日午跏趺以數珠盤左臂結彌陀印而化如入禪定鼻液墜尺許徧身俱寒頂獨溫踰時反熱至莫漸寒鼻汗如珠色澤光明驪喜自在儼然具丈夫相左右之人俱聞蓮花香自絕粒至化三七日神氣清爽其念佛聲時而悲婉時而猛厲時而和雅無所不有但無有女人聲耳畔時聞魚子聲經聲佛聲絡繹不斷問之左右不知也三七日中口不離佛睡眠絕少間有昏沉卽猛著精彩如一人與多人敵毫無滲漏其持念如此十二日日午入龕遠近緇素然香頂禮至數千百人世壽五十八諸子遵遺命塔全身吳興石城山清涼禪院之右嗚呼善哉諸子祖祝祈最著善余尤善達觀

師密藏師兄師子窟中故無凡兒也贊曰
惟善女人厥氏薛作嬪于周婦道竭夙種善根
事諸佛掃室焚香蓮花結大士感夢受記剝從
此長齋斷暈血節身口具利一切掩關靜居洞
生滅法華華嚴左右列晚課圓覺日五百四大
非有悟顯訣十方虛空悉迸裂預知時至坐而
脫彌陀觀音互迎接身登蓮臺閱空劫春秋五
十益以八塔于城山不爲穴道俗讚嘆無休歇
我作伽陀妙言說見者聞者心怡悅世世佛種

不斷絕

董夫人傳

董夫人者楚人吾友周元孚之繼室也元孚前
室汪宜人甚賢中外稱之生五男一女而逝擇
繼甚難其人夫人有堂妹爲元孚某侄婦夫人
閨譽夙著周氏故知之而意未之及方遣媒如
某氏未報其夜元孚夢汪宜人謂已曰勿議某
氏女某氏女傲勿宜吾子女某侄有堂姨賢淑
女也盍委禽焉且曰卽勿聽吾語悔晚矣元孚

既寤急白父夢若此立謝某氏而議夫人夫人之母熊太孺人者賢母也亦夢汪宜人入室視其女明日媒至大異之曰是故當爲婚於是遂歸周氏五子者長未冠幼方在襁褓交禮之夕列坐夫人之旁夫人一一審憫之既廟見召諸乳媪問子女起居狀甚細父若兄聞之喜曰新婦新來便能念子女甚善元孚亦喜曰吾有婦令子女有歸足矣安敢望如前室之儉勤以佐吾貧也惟時翁命側室署家事而賓夫人夫人

曰中饋婦職婦女子時嘗學於母甚習其敢以煩庶姑且先宜人成法在遂悉召舊所役使若而人令各執其事而身綜理焉曰先宜人之舊吾不忍更也未踰月家政井井而諸子女益安夫人日牽裾繞膝不異親出內外親黨咸爲元孚賀新婦賢能若此子又得高枕矣夫人事翁甚孝事少魯先生如翁翁與少魯先生亟稱之無何賢聲遍宗族且滿薦紳之耳矣夫人居常道汪宜人不去口衣汪宜人舊衣無所拘忌

汪宜人生辰若忌則設酒殺召子女奠哭之母視汪宜人母而兄視汪宜人弟汪宜人母或使來乞衣卽無有從身上解付之曰宜人在母不得衣無憾今不得母且悲感念其女吾不欲以一衣傷人母也其委曲善人意大率類此夫人聰慧絕倫喜讀書一二遍卽成誦初嫁時識之乎字耳比元孚命諸子屬對間從笏代屬一二語甚明麗元孚曰若當善爲詩遂從元孚學詩讀唐人詩若干首又進讀三百篇及史漢諸子

書凡元孚所嗜幾涉其半試爲五七言詩及小詞率有韻致元孚曰子勉爲之他日成集爲子托諸木夫人笑曰妾不幸爲君婦何以詩爲元孚曰子爲子婦何不幸耶曰君才名滿天下妾卽有佳句人且謂假手於君或潤色成之耳以故隨作隨毀不多流傳元孚才識議論今之賈生陸贄每以抗直忤時兩遭貶謫踣躅十年間關萬里皆與夫人共之方貶鴈門道靈丘廣昌間其日風沙蔽天舍逆旅市米夜炊三鼓尚枵

腹婢僕歔歔悲嘆夫人談笑自如也居鴈門苦病手書般若心經法華諸偈焚香蔬食而誦之自鴈門量移栝蒼道彭蠡湖風浪大作舟幾覆夫人神色自若但口誦唐子方平生仗忠信句而已夫人神氣清羸噉飯甚寡至栝蒼踰年竟以羸病死時年二十九死猶念幼子屬老婢曰兒多飯卽病汝善視之幼子卽汪宜人最後出者夫人實無子訣時元孚以爲言夫人曰妾幸無子有子卽牽腸綴心妾不瞑矣索遺稿僅得數十篇多鴈門時所作元孚序而刻之語甚哀酸夫人以庚辰適元孚迄丁亥凡八年舊史氏曰去年春余晤元孚于此留連信宿元孚從容爲余言其嫂夫人能詩且舉其佳句不一而足余笑謂元孚嫂卽能詩君或小爲潤色今之閨閣寧有如此人哉元孚云云則董夫人之所謂不幸者也因嘆羨久之歸而誇諸婦同爲豔慕未及歲而夫人之訃至矣傷哉比再見元孚語及夫人元孚嗚咽不自勝因贈余夫人存稿一

帙索余爲之立傳嗟乎以夫人之賢得爲周元孚婦故當不朽況其文采之麗又炳炳若此乎媿余拙筆何能少佐夫人萬一姑以元孚交情論次之云爾

吳烈婦汪氏傳

吳生賓廷有婦曰汪氏序班汝相之次女也歸吳郎十三載孝謹婉順內外無間言賓廷字觀倩清羸善病且成瘵矣而諱之恐爲父母憂今歲春疾甚呼汪語之吾卽不起若當柰何汪泣

曰夫存與存夫亡與亡更何言賓廷復詰之婦人夫亡而無嗣者世不能縷指寧必盡死耶汪曰人生在世七十者希妾年近三十半世已過卽偷生不過再活三十年止耳孰與從君地下之爲快況又無子他無繫念死賢于生于是乞夫襯體一繡帶懷之次日賓廷卒遂絕食賓廷斂具皆汪手自檢閱斂畢一哭盡哀迎王姑及姑再拜曰吾爲吳門婦止今日耳奉舅有叔在奉姑有叔姒在吾當從吾夫地下姑已上再三

慰藉之又拜叔姒自今奉舅姑而職矣聲與淚俱在旁婢媪無不淚下比汪母至涕泣守之從容謂曰吳郎家故饒若嗣一男稱未亡人至白首亦不負吳郎矣何以死爲汪曰節與孝豈能兩全吾今非吾母女矣母抱之號泣晝夜不絕聲汪畧無動容母稍倦遣婢更番護視不得間至四更守者疲則從所乞繡帶雉經于卧榻矣旣斂面如生焉春秋二十有八嗚呼烈哉舊史氏曰賓廷之父如德字潤卿故太學生也居武林與余往還甚善余知其哭子也而傷之已又知其婦汪之殉夫也而賀之烈婦與忠臣孝子同爲國家上瑞所謂死而不死神燁燁者有婦汪之烈賓廷亦不死矣自今吳氏之慶將忠孝廉節并集其門而烈婦實倡之矣余過溪南乃親詣烈婦靈幃下拜且爲作傳以俟旌典云

吳母凌碩人傳

凌碩人者吳江故孝廉吳公承廉之配而太學生嘉徵瑞徵之母也凌故婁江名族碩人出應

天府丞某及笄嫁孝廉公孝廉公會大父洪大父山官南北大司寇家族鼎盛而孝廉公出後諸父中河公某中河公配王而母沈當孝廉公出後時兩夫人俱在堂而沈夫人稱難事孝廉公晨起偕碩人拜牀下問起居佯不視卽視亦無所命之反顧左右語刺刺不休欲以是激怒之而碩人久立愈莊色愈和旣退遣人伺其後言終不得於是沈夫人意解始命碩人坐以婦禮畜之而中外亦嘖嘖稱孝婦孝廉公性濶大好結客諸錢穀苛細一不問而稟成于碩人無所不治辦客至則走爨下理盤飧不倦致腆而後出客饌未徹雖夜分靡敢卽安然自御衣食甚薄比于下妾或客至無時則撒已所饌饌客以爲常一日孝廉公入內見諸御案有餘簋而碩人獨杵滄蕭瑟驚問得其故以此益賢碩人孝廉公內寵頗多碩人無論織芥則視所寵而愛之或飾所屬目者以進有私相妒者曲爲平解曰若貴幸無逾我我尚夷然若曹反不能相

忍耶以故終孝廉公世嬪御肅穆無間言則碩人之訓也碩人性慈儉知大體綜理家政特精密僮奴千指卽幼稚皆有常課無飽而嬉者以故能修業而息之過其先授之產又好行其德不休始吳氏收租私量比公量登一焉碩人親事乃令平之租石歲減以百計孝廉公好施凡所厚善伏臘歲時必有常惠或他往則碩人封識以待至則行之多寡豐殺俱如意指以故孝廉公得好施名而碩人實贊助之已孝廉公善食酒性又卞急僮奴奉侍稍不謹輒大怒欲苦之碩人佯怒徐徐請自治俟酒醒怒解竟得寬釋孝廉公賴以無酒過他韋弦相成大率類此矣碩人無子撫其側所出兩子嘉徵瑞徵如已出嘗親課之旣失孝廉公哀痛特甚至欲自裁以從已而摩二子頂曰吾姑爲爾曹作吳氏老寡婦耳已二子皆授室曰今而後老婦無事矣卽掃除一室移孝廉公柩與居朝夕焚香誦經足不履戶外家僮希見其面有病不藥不禱聽

其自愈曰吾二子已成立吾得下從吾夫幸矣
萬曆癸巳春秋五十有六而卒卒之日命二子
啟某所某篋案所言行事則凡附于身者亡不
經紀署置手澤宛然考其歲月乃移柩別室時
所識也碩人生平無疾言倨色侍姬僮奴詢詈
不如何論箠撻然和而能莊羣下自肅二子旣
冠未嘗以褻見晚迎本生繼姑陳事之不異王
夫人問安上食或立侍于傍恂恂婦道也子舍
見禮之如客族屬先後宛若中外牽連之親下

逮疏遠無不得其意閭里之顛連無告者時有
所給養百里之內甃衢梁飭梵宇必倚施碩人
卒之日縉紳士庶無不唏噓有流涕者曰三吳
喪母儀矣嗚呼賢哉司成氏曰劉子政傳列女
大都以不妒爲首自漢迄明年代綿邈其可以
嗣關雎耀彤管者雖不乏人然豈易得哉以余
所聞則吳江之凌碩人庶幾近之卒能啟二子
茂孫枝以大吳氏宜也樛木葛藟之庇其遠矣
哉

丁母孝淑汪碩人傳

汪碩人者海仙丁翁之配而余友南羽之母也
丁翁諱瓚家海陽世業兒醫丁翁益精其業巧
發奇中甚夥然爲人拓弛喜結客所入立盡又
有嗜古僻喜聚古鼎彝先代密器洎法書名畫
之屬然不足以質錢不少係吝故亦鮮存者自
號海仙汪司馬爲作海仙傳以故不具論論汪
碩人以訓天下之爲人女若婦若母者碩人系
出休邑北鄉下坑之汪汪翁無子有女二碩人

其長家頗豐給翁客楚碩人始髫攝家政斬斬
族昆弟利翁久客侵其田碩人躬詣田所聚族
畫界而反其侵族昆弟無以難碩人一弱女子
而有丈夫之畧無不嘖嘖嘆及笄未字翁故難
其配語媪曰吾夫婦百歲後家產屬他人無論
其能保先人一丘及吾兩人遺蛻者此女足賴
已後竟歸丁翁丁翁五歲失父母育于叔氏及
長好大言不事生產然所交游多長者汪翁物
色得之曰此吾快壻通其意叔氏乃委禽焉碩

人既歸丁日夜恪勤婦職惟謹客日益進碩人不敢私其橐橐垂竭矣乃諷翁曰婦觀夫子才具足倚柰何不治家產而徒以客自困請改慮可乎翁笑答曰吾提一藥囊足自給汝無過計好客自若取之醫不足則碩人曲爲支吾不令敗翁意碩人初舉一女次舉伯又次舉仲卽南羽也而碩人則念翁孤立欲廣其嗣爲進二朱舉一男一女已碩人再舉叔及一女更進二童舉一女及二季翁豪爽濶大待諸子甚寬而碩

人以嚴課諸子及婦肅若朝典然威而不怒內外甚安之翁年踰六十卒碩人稱未亡人二十餘年碩人性慈淑不妒有關睢膠木之德視貳如已視貳出如已子童所生男中痘碩人躬護視隨其卧起至殤哀痛若喪已出翁沒後視兩貳尤極友順童所出二男名五者八齡名六者才週歲碩人視寒煥分甘毳悉同諸子兩貳奄忽辦喪事盡哀不減妯娌里中曹偶或非之而不顧嘗誡諸子曰汝父寬厚能忍垢辱汝曹性

剛喜直多發人過不及而父多矣其慎諸南羽居貧而好客客日進碩人則羹藜藿炊脫粟不倦曰而能似而父是能悅我諸孫負笈四方計程遺之脯果無乏居常勗諸子婦及諸孫不離典訓嘗曰吾爲而家婦而翁常居外舍吾一婦人形影相弔以支朝夕今幸年耄計身所出目前內外孫曾四世百十人吾何憾汪氏翁媪卽世碩人每歲寒食一掃除其墓灑泣而返然碩人素不善輿輿則頭岑岑然率曳杖徒步往至八十時爲樹墓碣再爲封土一號聲振林木曰女年摧頽奉父母地下不久自此不再來矣南羽將客閩中具卮酒爲碩人壽碩人愀然作色破涕言曰汝硯田足自給垂白遠遊非久計又知其不可奪勉爲慰籍無久客并道曩時仇家某某以機中而父而父置勿報今其子孫替業不可名舉而識之省之南羽居閩二月而訃至碩人精修西方廿年淨業成就時時語人曰我世緣盡矣了無粘帶將逝之暮歷諸婦房訊安

不夜半無疾吉祥而逝壽八十有七子六雲鶚
雲鵬雲鶴雲鴻雲龍雲騏雲鴈最賢精繪事人
物山水得顧陸遺法工漢魏古體詩及擬李長
吉詩名蓋以畫掩文士俱習之真實居士論曰
嗚呼碩人聰明強毅識畧過人爲女子時咄嗟
而返侵田已見一班矣至翁媪身後每歲寒食
徒步上冢終爲樹碣以實其父能保遺蛻之言
卽古之孝友何以尚諸其婦丁翁有內助之勲
逮下之澤卒能繁厥胤祚諸孫且數十人淑女
之福貽于方來寧可量哉因私謚碩人曰孝淑
并揆其行事使與海仙傳並稱云

王母曾碩人小傳

碩人閩清流王相如名若之母而處士某之妻
也姓曾氏大田儒家女十三嫁處士居無何卽
爲處士置貳曰家世單寂吾欲廣其嗣不敢廢
小星樛木然而卒生二子者碩人也碩人事處
士十餘年而寡相如始周弟顓未出腹先是處
士母于徐而生于張三歲失父徐張手撫之至

壯而驟失之姑婦三人相向哭俱不欲生矣而
碩人起慰二姑曰婦義當死然不敢死也婦死
誰撫二姑誰爲姑養者于是二姑安之又十年
姑徐卒張亦繼之喪葬于碩人如禮方姑徐之
違養也徐黨爭攫資裝家人忿欲拒之碩人不
可曰姑死謂何而爭長物耶傾囊分給之處士
有姊寡而依女碩人迎與共居養之二十年至
死復買田屬壻氏職其祭其厚于親黨事皆類
此相如爲諸生有文采而好俠知交遍海內識
余吳中當代諸名公傳碩人行事者多矣而不
釋余一言敦乞至再三余言不足重碩人而能
已于相如哉馮子曰碩人明大義不以從死易
殖孤然卒能養其二姑撫若兄弟以亢其宗而
家益腴足當寡婦清之賢英主所亟爲築臺旌
之者若復能昌其文樹交游令母之名彰灼于
天下足稱兩賢哉

快雪堂集卷之十

快雪堂集

卷之一

十一



